

小學生文庫

第一集

(史地類)

法蘭西一瞥

顧德隆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MG
R956.5
4



3 2285 7199 2

小學生文庫

第一集

(史地類)

法

蘭

西

一

瞥

顧德隆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
輯
人

王雲五 主編
徐應昶 主編
周建人
宗亮 寰
沈百英
沈秉廉
黃紹緒
蘇繼廩
趙景源
殷佩斯

法蘭西一瞥目次

第一章	和英國的關係	一
第二章	諾曼底	四
第三章	幾個諾爾曼城	九
第四章	布勒塔尼	一四
第五章	聖安贖罪節	二〇
第六章	巴黎	二八
第七章	森河岸邊的巴黎	三二
第八章	法國的家庭	三七
第九章	法國的男孩子	四二
第十章	法國的農民	四七

第十一章	徵兵	五
第十二章	羅亞爾河沿岸	五
第十三章	羅亞爾河沿岸(續)	六
第十四章	羅亞爾河沿岸(再續)	六
第十五章	坎密紮德教徒的故鄉	七
第十六章	葡萄園	七
第十七章	隆德	八
第十八章	法國南部	八
第十九章	橄欖出產地	九
第二十章	倫河上的幾個城	九

法蘭西一瞥

第一章 和英國的關係

和英國最接近的，要算是法國。她們倆的中間，祇隔着一條綠水。假使你立在多維（Dover）的高峯上，或是佛克斯墩（Folkestone）的草地上，在天氣清朗的時候，你可以看見一線白石壁和翠綠的山坡遙伸在海裏有二十英里之遠。

英法兩國隔海遙遙相對，在歷史上做了許多年數的讐敵，現在總算言歸於好了。那分隔她們的海峽，英國人稱之曰『英國的海峽』（English Channel），法國人稱之曰『袖河』（La Manche），因為牠的形狀像個袖子。

凡兩國土壤愈是接近，來往交涉的事亦愈多，英法兩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很早的時候，就有許多船隻在這條峽內駛來駛去。那時英法還沒有成立

國家，先有布立吞族 (Britons) 和高盧人 (Gauls) 相互交易貨物，結成朋友。凱撒 (Caesar) 帶了他的羅馬軍隊，渡過海峽，征服英土。一千餘年之後，諾爾曼的威廉 (William the Norman) 領了法國的武士，渡海做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勝利的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

從他之後，英法的關係更密切了。英國的歷代王族有許多土地在法國；往他們的權柄，比法王還大。有時英王因為喪失了在法國的土地，想盡種種方法去爭回來，於是很長很可怕的戰事就起來了。這個深讐積怨到一百年前滑鐵廬 (Waterloo) 大戰之後，纔算打消淨盡。在這次一千九百十四年至一千九百十八年的歐洲大戰裏，英法兩國如兄如弟合力謀歐洲的自由反抗德國的專制。自後兩國連結更固，想來決不會再有離異的事了。

英國旅行的人總先到法國去，這差不多已成一定不易的習慣了；不獨是因為法國是毘鄰，並且因為到國外的大道大半都要穿過多維海峽的，到了

法國，然後再分向歐洲各大陸國去。

可是許多遊客確是喜歡到法國去，因為那裏有許多很好看的東西。法國人對於自己的土地覺得很驕傲，常常稱自己的國家『爲美麗的法蘭西』(La belle France)。但是法國確是一個美麗可愛的樂土，這個名詞很是得當。在那碧藍的天底下，和暖的日光中，都是寬闊的大平原，平原上到處都是隨風倒側的禾穗和稠密的果園。山坡上在秋天的時候掛滿了一串一串的紫葡萄，映着日光，閃出金亮的顏色。沿着寬大的河流的兩岸，布滿了一堆一堆美麗的村鎮；那尖尖的頂角和高聳在上的屋脊，都倒映在澄清緩流的河溪裏，真是一幅無上的天然畫。

然而渡過多維海峽初到法國的時候，決不知道法國是這樣一個快樂好看的地方。法國的北部是歐洲大平原的一部分，地勢平坦，泥土肥沃，耕種得很是考究，每年米麥的出產很是可觀；然而一望平原到處一式，當然不能引

起遊客們的興趣，所以遊客到此，急急的向南方巴黎或西南諾曼底 (Normandy) 而去。

剛纔所講的出產豐富的法國北部，在一千九百十四年的時候，德國的軍隊就在這裏攻打法國；所以本來的稻田，果園，村鎮和住屋至時都變了大戰場；轉瞬之間又變了丘墟荒蕪，蕪驚心動魄的鬼域。然而法國鄉人愛鄉拳篤；等到戰爭事一了，散處四方的農民，都漸漸的向本鄉回來，在那血肉模糊燼餘瓦礫之中找那本家的遺跡。

我們現在轉向西南上去遊玩，因為那裏有個省分對於英國人特別的有興趣。一是諾曼底——現代的英國受他們的幫助不少；二是布勒塔尼 (Britany) ——那裏的人民說的話，頗似現代衛爾士 (Wales) 的話。

第二章 諾曼底

在諾曼底有幾個地方，很像英國的鄉鎮。你四面望望，都是草地，果園，樹林

和榆樹的籬笆等。茅屋的旁邊圍着許多美麗的園子。古教堂的尖頂高聳在雲端裏，蔭護着一堆的村屋。旅客見了這種景象，還只當是在一個殷富的英國鄉鎮裏遠足呢。

諾曼底的果園是出名的。所以在秋天的時候，到這個地方去旅行，是極有興趣的。你假使走進一個園子裏去，只見到處都是纍纍的沉重的好果子；蘋果、梨子等等都是成串積塊的掛在倒懸的樹枝上；那果皮的顏色，有紅有黃，有茶褐色的，真是好看。諾曼底果子既這麼多，蘋果的出產比葡萄還多，所以他們都吃蘋果酒。

有一件事情我們覺得很奇怪——就是麥田和果園是混在一塊的。麥田裏邊長着許多蘋果樹，或是在有斑節而彎曲的老樹幹底下，種滿着許多小麥，他們以為極平常的事情。但是我們總把他們分開種的，以為混在一塊都要受害的。法國的農民往往種許多胡桃樹在麥田裏，所以到了秋熟收穫的

時候，上下可以一起採割。

諾曼底的農民非常勤勞刻苦。天一亮，就到田裏或是果園裏工作。男子墾土耕田，女子擠牛乳，做乳酪，飼家畜，織花邊；有時還要趕着一羣鵝到草地上去，或放羊羣到山谷裏去。稻麥成熟的時候，全家都到田場上去收割；果子黃熟的時候，都到園子裏去採摘。

採果子的時候，他們用一根長桿子打下那蘋果和梨子；於是一個一個都從樹上落下來，在長草裏積成一大堆。鄉民把他們載到酒房裏藏起來。過了一時個個都爛熟了，於是把他們堆在磨盤上，用一隻馬盤旋磨着。那磨盤底下放一隻大桶，果子汁就從磨盤裏點點滴滴的流入大桶。那點滴濺濺的聲音到了他們農民耳朵裏是極好聽的，因為這種聲音就是將來雪白洋錢在袋裏鏗鏘的聲音。所以他們聽了，笑得嘴也合不攏來。

每到深秋的時候，農民都到樹林裏去伐木，因為一到冬天就要用牠們來

生火，野草和蕨梗割得短短的鋪在馬房裏和牛欄裏，給牛馬睡覺。村裏窮人的小孩子很高興的拾集樹上落下來的斷枝和松子，預備冬天裏把他們凍僵的手指血紅的鼻尖暖和過來。那松子燒起來，放出許多松油，倒也可以維持幾點鐘的熱度。

每一個田舍旁邊，總有一間烘麵包的屋子；這屋子的旁邊堆着許多引火的柴草。他們的麵包都是家裏自己做的；每月至少做一次麵包。他們把小麥粉大麥粉和玉蜀黍粉混和在一起，稍微加一點水，做成功一種特別的麵包。他們每次用膳的時候，就拿這個當飯吃。這種麵包的做法也很別致；他們既混和之後，就用一樣東西「法名叫般立（pele）所以就叫做般立麵包」把他搥捏，做成一個粉團。於是再分成小塊，放在爐子裏烘。牠們的形狀是扁圓的，好像腳踏車上的輪子，烘好後就堆在櫥裏。有時他們中間是空的，形狀好像是一個救命圈，掛在木釘上。

這是諾曼底鄉下人吃的大宗食料；但是我們實在不歡喜吃這個。硬而無味，鹽又放得很少，所以往往是酸的。然而諾曼底的農民天一亮起來，嚼着這種麵包，喝着蘋果酒，倒也津津有味。日中的時候，一塊浸過牛乳的麵包外，還有一碟子青菜，一點點酸乳酪當小菜。但是他們主要的聚餐是晚飯。那時工作已畢，晚上的涼風吹來非常爽快。除了大片的麵包，滿碟的青菜，許多的蘋果酒外，還有一碗肉。在窮一點的人家，肉是不大見的。

在鄉下的村鎮裏，星期日是休息的日子，也是娛樂的時候。鄉下人在教堂裏做過禮拜聽過牧師的訓話之後，都成羣結隊的談天，遊玩。不論老小都穿上最好的衣服；在偏僻的地方，你還可以看見老式的服裝；但是大半都改新裝了。他們的衣服很美麗很好看。青年男子都穿着繡花的外套，白褲子，大木履。姑娘們都穿短裙，裙下露出雪白的襪子，頭上戴着高的諾曼底帽，繡花的帽翼，用金的和銀的別針釘住在帽上。青年們很忙碌的頑木球，姑娘們走來

走去講話，看青年們頑球。年紀大一點的人都圍坐在桌子旁邊，喝喝蘋果酒，談談家鄉瑣事。

第二章 幾個諾爾曼城

在諾曼底有許多奇特美麗的老城子；那裏的基督教堂，城堡和天主堂都是遊客所極歡喜到的地方。內中最有名的是盧昂（Rouen），在森（Seine）河的旁邊。這城的一部分是歐洲最古的遺跡，屋子教堂都是年代很久的古物；然而還有一部分是極新的；不知多少的煙囪高聳在半空中，一天到晚滾滾的吐出許多黑煙來。工廠中間以綿花廠爲最大，工人亦最多，所以盧昂有人叫牠『是法國的曼徹斯特』（Manchester）。（注1）

這古城的光榮全在那雄壯美麗的天主堂。在無數精緻的屋脊，屋頂，亭塔之上，這所高貴的建築好像鶴立雞羣的儼然高高在上，俯視下面海一般的房屋。這所建築的主要部分，始成於十二世紀；隨後每世紀總有修改加添的

工程，所以這所赫赫的建築，實在是人類計畫建築的七百年大史。

圍繞這天主堂的房屋，都是中世紀遺傳下來的古物。有一個文人在教堂高層的窗上望下去，他形容道，只見許多煙囪，傾側的牆，歪斜的屋頂和舊式凸出的樓房，混和得一團糟，簡直分不清楚；然而看上去倒很奇妙有趣。這些折曲傾側的屋子相互依靠着，好像海螺生在大石上的情狀一般。水平或垂直的線一條也找不到。要尋出這屋和那屋的界線，真是極不容易的事。要是把一間屋子拖倒了，那鄰近的幾間勢必同時倒下。上面還有小小的洋臺，用門通着；屋頂上開了無數的天窗，透露日光。若是一千六百六十六年的倫敦大火惠臨到這裏，那不消多少時候，可以都變成焦土。

有一條街上站着一個古塔。一千四百三十一年五月，法國勇敢高尚的姑娘名叫佐安 (Joan of Arc) 的，就在這塔裏受審判。後來這位殉道的女英雄燒死於這城裏的一塊空地上，她的灰骨都棄在森河裏。

每天晚上盧昂有一個沉盪的鐘震響着；這鐘的名字叫做盧佛爾 (Rou-
vel)。遇着有火警讐敵和睡覺的時候，就打擊這個鐘告訴全城的百姓；這樣
已經有幾百年了。五百年來這鐘一直在格羅色·霍勞 (Grose Horloge) 塔
裏，但是這鐘的壽命比這塔老得多了，並且還有一個很有趣味的故事講這
鐘的歷史。一千三百八十二年的時候，法王新加一種稅律，於是盧昂的人民
羣起反抗。國王派了兵隊，壓迫他們服從；又因為這個鐘是召人民叛亂的先
聲，國王命令把塔拆毀。然那有名的鐘卻早被人民藏起來了。不多幾時他們
又造了一個新塔，把鐘放在裏面；直到現在這鐘還是悠揚震盪的天天響着。

法雷茲 (Falaise) 是勝利的威廉的誕生地，所以很出名。這位大人物初見
天日的那個城堡，是很有趣味的。一片大平原的當中，聳着一個山頭，山頭的
頂上就是那個城堡，遠望過去，好像是一頂王冕。這樣出類拔萃名垂千古的
人，正該誕生在這種地方。

這個城子本是一個很美麗的小地方，到處都是花臺和花園；古舊的灰色房屋，隱隱約約的藏在翠綠色的新鮮樹葉裏。法雷茲的人民非常喜歡花；但是花園裏弄得鮮豔整潔，就是窗限上都放滿了花盆花箱，種着各種妍麗的花朵。賣肉的店門口，也放着許多丁香，芍藥，相思等種種可愛的花。

從法雷茲到康（Caen）有一條橫過平原的大道。法雷茲是威廉誕生的地方，康是威廉安葬的地方。那置櫬的教堂，還是他自己造的。

康是一個教堂的城市。同英國的牛津（Oxford）一樣，森林般的塔和頂尖高插在雲霄裏，無數的大鐘在塔尖裏滴滴搭搭的走着。那裏有幾個很可愛的小公園和一個大公園。在極狹極奇的街道中還可以找到許多古舊的房子，都用木料做架子，木上都雕着花紋。但是這城以全體而論是很新的。

巴葉（Bayeux）是一個靜恬質樸的城子；因有很壯觀的天主教堂，雕刻的舊房子和那有名的巴葉花氈，所以很出名。那巴葉花氈上面繡着諾曼人征

服英國的種種寫真。這氈是諾曼征服英國後用羊毛織成的，人家都說這是威廉的妻子和幾位貴族婦女親手織的，不知是真是假，很難判斷。

這巴葉花氈是一條長的麻布，長二百三十英尺，寬二十英寸；放在一隻玻璃匣子裏面，所以看客可以從這邊看到那邊，人物個個都看得到。氈上的花樣是用毛絲織出來的；雖則經了這許多年代，那顏色還是很新鮮，好像剛剛織好一般。氈上所織的事很多，開頭是哈羅德 (Harold) 的渡海到諾曼底，他的遇險，他的被捕，和他的受困於威廉。其間最有名的一景——就發生在這貯氈的教堂裏——是哈羅德立誓幫助威廉做英國的君王的事，然而哈羅德受人欺騙，因此冒犯了神仙。

這樣一景一景的下去，直到哈斯丁斯之戰 (Battle of Hastings) 的一幕。這幕占了全體四分之一，表着哈羅德拔出眼中的箭，英人四散奔逃。這氈到了最後的幾景，針子還沒有做完，花樣也都是疏淡淡的沒有織完，所以最後

的幾景是不全的。但是這已成的幾景已是很可觀了，足夠使我們對於這重大的史事有深切清晰的印象；況且對於織此氈的聰明女子，也留下了極活現的記憶。

(註一) 曼徹斯特為英國工業最發達的地方。

第四章 布勒塔尼

英國西部的人或衛爾斯人走到布勒塔尼，覺得很像回到他們家裏一般。大片的野草，光滑滑的澤地，山腳下的短叢木，金雀花和蕨草裏隨處露出斷爛的花崗巖——這種景致和在他們家鄉所看見的差不多。在低澤的地方你可以看見東一點西一點的牛羣——黑白相間的布勒通牛；在松林叢木之中，隱隱約約散布着許多低矮的草屋；山脊上都是石風車。

每年到布勒塔尼來遊歷的人，歐洲人總有幾千，從美洲來的也不少。他們都喜歡看那裏的古城古村，和那住在這美麗地方的剛強簡單的民族；並且

他們都很喜歡呼吸那從海洋裏吹來的甜空氣。

布勒通的農夫和其他法國的工人是不同的。他很驕傲很勇敢又很有自立的精神。他愛自由，不喜歡依靠人家；種田捕魚，總是自己親自動手。他心腸很硬，意志很堅，信仰很頑固，好像他的血液裏裝滿了本地出產的花崗石。所以布勒塔尼民族，不像是二十世紀的，倒是中世紀的。

布勒通人對於男巫，女巫，惡眼，善神等的迷信，信仰非常的深。在街上行走一見了神座，就跪下來禱告，並且每一個神座都有一個古傳神話。所以布勒塔尼地方充滿了古傳神話的遺蹟，古十字，古教堂，和古神廟；還有許多進香聖廟的古事和神仙的聖諭，布勒通人都相信到什麼似的。不獨如此，在這種信仰以前的迷信——在耶教未曾傳播以前——至今還有尖塔（menhir）石桌（table）的遺跡，人民也常常講起當時迎神進香的盛會。

尖塔是豎立的大石頭，或是單獨一塊，或是許多石塊圍成一圈，排成一行。

石桌是大石室。這兩種奇怪的東西，據我們的精度，恐怕是敬拜神道或是葬聖的地方，或是紀念偉大的史事的。

布勒塔尼最多神祕奇怪的紀念碑，而最著名的是西海岸的卡那克（Carnac）。這種花岡石的大碑接連總有幾里路長。沒有人知道那個建立的，也沒有人知道牠們是什麼意思。牠們很黯沉的表示着過去的歷史，然而這歷史的紀載只剩這幾塊寂然龐大的石頭。那大的有十八英尺高，上面掛着許多白藤；石色都是灰白的，表明年代是很久了。

布勒塔尼的房屋與近代世界上造屋的方法不同。他們都用灰花岡石造成的，式樣古而奇特。有幾個城子裏，街上的房屋是建造於幾百年前的。有幾間老屋子是用大而重的木料造成的，上面一層的四周較下面一層凸出一點，所以造得高了，街兩邊的屋子最上層碰在一起。每一層樓用許多大柱子撐着；柱的頂頭刻了各種奇形怪狀的東西——魔鬼的頭，可怕的人面等等。

都有。但是以大體看起來，布勒通在羣山當中建築房屋，很多而又很堅固，雖歷幾世紀之久，仍舊一點也不變動。

現在讓我們走進他們的屋子裏去看看他們怎樣住的。屋子裏邊很暗，并且有悶塞的氣味，因為他們的窗子很小又不大常開。家具的顏色也是很暗的；桌子椅子凳子櫥子都是厚闊的栗木板做成的，所以很笨重，外面油漆得光可照人。壁爐裏放着幾塊木塊，上面掛一鍋子，一天到晚的煮着；全家的飯菜都在這鍋裏燒的。屋頂裏掛着密密層層的火腿，豬油，葱和菜等等，這時屋子裏除了奈妮克(Nannie)和她的小弟弟外，一個人也沒有。小弟弟睡在大搖籃裏，那搖籃因欲免除妨礙人家走路，所以放在高背椅上。

奈妮克穿了布勒通的衣服，很是奇特。上身是一件羊毛絨的襯衫，下身是一條小裙子，還有一件藍的抹胸，連着麻布領子；頭上一頂小帽，腳上一雙大木履。這雙木頭的鞋子看上起很笨重很不舒服，其實則不然。牠們很配腳，加

之他們的襪子是革皮和羊毛的，所以格外舒暢。在鄉下粗糙的地方走，這種鞋子是很合宜的；假使你送雙我們穿的鞋子或是革履給奈妮克，她一定不歡迎的。這時奈妮克正在揩掃室中的家具，因為布勒通的小姑娘很小的時候，就要學做家事。現在她事情做完了，拿出一頂白帽子戴在小帽上面。這白帽子工作時是不許帶的，所以要放在妥當的地方。

這頂白帽子在女子服飾當中是很重要的。帽料是舊的花邊，所以她們很珍視。戴在頭上，高高的聳着，有關的翼膀，闊的花結；但是式樣隨地不同。在一個盛會裏有時竟有十四五種不同的式樣；布勒通人可以照着帽子的式樣一一的告訴你這位小姐是從何處來的，那位太太是從何處來的。

現在男子們從田場上回來了。他們也都穿着布勒通的服裝——圓氈帽，帽子後面飄着花帶子，多鈕的小衫，補釘的褲子和一雙大木鞋。他們坐下來吃菜湯，棕色或黑色的麵包和炸乾魚，一面喝着蘋果酒。他們很匆匆的吃完

了，重復到田裏去，讓奈妮克慢慢的洗淨那白的藍的碟子；洗完了，安放在碗櫥裏。

假使你和奈妮克做成朋友，她會拿出她最好的衣服給你看。好衣服本來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在布勒塔尼差不多再重要沒有了。因為有時一件好衣服是三四代前的祖宗傳下來的；用極考究極堅固的深藍布做的；上面繡着各種花樣，裝着金絲銀線，幾乎把原布罩滿了。襯着這件鮮豔的衣服的是一條顏色很鮮明的綢裙；頸上套一個金十字架，腰裏束一條闊的剪絨帶；一項很美麗的花邊帽戴在頭上，一條金鏈條上掛着小鎖和避邪的神符。

這樣華麗的衣服，祇許在大節和休假的日子穿的；穿的時候也十分的當心，所以能夠穿得這麼長久；母親傳給女兒，女兒再傳給她的女兒，往往歷百餘年，還是很好的。

現在他的小弟弟在衣裳堆中醒了（因為他們的小孩子睡覺，總是有許

多衣服蓋在上面) 奈妮克就用布勒通話同他談天。她能說法國話，但是在家裏她總用本地話。並且她不喜歡你說她是法國的姑娘，因為她對於本鄉布勒塔尼是很驕傲的。

到了下半年，她將田裏採來的葱，紮成一束一束。不多幾天，她的父親同他的朋友就要划了一隻漁船，船裏滿載了葱，渡過海峽到英國去賣。在英國的西南部分和在威爾斯地方，你常常可以看見挨門叫賣的布勒通賣葱人，戴着很奇特的氈帽，穿着藍補釘的褲子和大木履。

他們在威爾斯比較的靈動慣常一點，因為布勒通語言與威爾斯語言是同族的，所以威爾斯人和布勒通人碰在一起很容易互相了解。

第五章 聖安贖罪節

假使你問奈妮克一年中最鬧熱的是那一天，她一定立刻回答你說：『聖安贖罪節』(The Pardon of St. Anne)。你假使再問她這個節是什麼意思，

她一定很駭異的望着你，因爲人人都知道這是布勒塔尼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宗教盛會。這一天布勒通人個個都到他平素敬拜的神座前，點一支蠟燭表示感謝的意思，并且禱告他恕赦他一切的罪孽。

在布勒塔尼有許多贖罪節。東村有東村的贖罪節，西村有西村的贖罪節；不過都是在夏天舉行的。每逢一次節會，全村的人都聚攏來做一天禱告禮拜。而許多節中，以奧累（Ambry）的聖安贖罪節爲最盛。

奧累是布勒塔尼的一個小城，聖安是這城人民所崇拜的神道。傳聞這樣說：一千二百年以前聖安顯神於一布勒通農民之前，這農民名叫尼高來茲（Nicolazic），聖安對他說，在某近地方快去掘開來。他照着去做，掘得一個神像。於是聖安又叫他造個廟紀念牠。廟不久就造好了；但是最初建的神座已經不在了。這廟蓋造過好幾次，每改造一次總比前一所好，所以現在的廟是一些極其華麗的大廟。這些廟所以能够這樣華麗是靠一般人的捐助；

或是感謝聖安降福而捐的，或是祈求神助而出的。那祭臺上裝滿了金子寶石，牆上掛滿了值錢的大理石和名畫。

七月二十五日聖安贖罪節這一天，一清早就有幾千人走向奧累去。有許多人早一天就出發了，因為布勒通的農民以為到聖安贖罪會去，就是走一百英里路也沒甚要緊。假使一家裏沒有人到聖安神座前禱告點燭，那明年這家人家一定不會發達。這話布勒通人都相信的，所以那天街上非常擁擠，車子上載滿了進香的人。

奈妮克的家是在奧累二十哩之內，所以不必很早起來。她和她的父母出發的時候，都坐在一輛大的車子上。這輛車是他們的鄉鄰阿雷奈克·洛塞爾 (Alanik Rosel) 的。

在早晨微光中已看見他們上路了；太陽還沒有全出地平線，那轆轤的大車已出村莊去了。車上載滿了人，前面用又大又壯的馬拖着；馬頭上飾着紅

白藍等等的紙花，馬頂上掛着大鈴，塵頭起處鏘鏘的響着。

不久就走到大路上了；但是在這條闊路上要慢慢走，因為車子擁擠不堪。一隊一隊的農夫沿着道路徒步走着，他們的大木鞋在地上走，使空氣中充滿了鐵塔、鐵塔的聲音。手裏都拿着瘦長的蠟燭，預備到神座前去獻祭。他們的面貌都很嚴肅，嘴裏咕嚕咕嚕不停的禱告。除了步行和騎馬的人外，還有許多小車、大車、轎車、驛車等等，內外左右都裝足了人。此外就是乞丐了。他們大多數是殘廢的人，或是由他的朋友背着，或是坐在一輛小木車裏，或是用丫叉杖支着。他們用很高很尖銳的聲音向香客討錢，手裏拿着一頂鉛皮帽。呀，他們很順利，你看像水流一般的銅元擲進他們的鉛帽裏去。

到後來，只聽得香客們中一陣歡樂的呼聲，因為他們已經看見那廟的瘦長塔頂尖在遠遠的樹林上面肅然的聳着，知道神座就在面前了。一到了那個地方，許多香客紛紛向聖泉奔去。他們相信這水有神祕的權力，能治內病，

能醫殘廢瞎子。布勒通的農民很高興的用這種乳白色的水洗頭洗手；還有人喝這水。這聖泉是兩個石盆。他們洗好喝好之後，還要把隻棕色的碗裝滿，帶回家去給那不能來這裏的人洗喝。在這羣人的外面，睡着許多年老力弱的人，因為經過這樣長的旅行，實在疲倦極了，不得不睡下來歇歇。有的睡熟了，有的正在嚼吃黑的乾麵包，有的在紫裏碰傷出血的腳。

奈妮克和她的朋友到贖罪會的時候，剛好不遲不早，並且很舒服，因為一則路途不遠，一則有洛塞爾的車子乘坐。他們立刻走到廟前的方場上；場上有許多攤，管攤的人爭着叫香客們買念珠，聖安像，大小蠟燭，戒子，十字架等等。然而奈妮克非常虔心，走過攤子的時候，連頭也不擡起來；直到見過了塔上的聖安的大全像，做過禱告，纔出來看熱鬧。

中午時廟裏跪了密密層層的男女。女人的白帽子好像一片閃亮的白海。中間插着許多男子的黑頭。於是號筒吹了，接着擂鼓一通；一個大金十字架

從門裏扛出去，後面隨着種種儀仗。聖安的神座，和鍍金的弧木從跪着的人中間擡出去。後來主教立在看樓上，俯首望着衆人。忽然鼓聲大震，大家都擡起頭來望主教。主教在上面慢慢的向四面觀看，舉起手來作降惠的姿勢。他做一會禱告，驟然間兩手降在身之兩旁。號筒又吹了，小孩子清脆的聲音，唱着頌讚聖安的詩；同時大家很低的也咕嚕禱告一會子。贖罪禮節就完了。

現在的景象真變得出奇的快。以前的贖罪會是禮拜禱告的聖節，現在變了交易場了；那虔心的香客一變而爲快樂的歡笑者。在人衆的中間，跳出許多叫賣的人，賣叫子，紙號筒；底下垂紙流蘇的顏色紙管，年輕的人都爭着買這種玩物；於是各種歡樂的聲音像潮一般的湧出來。人人都傳着講笑話，鬧頑笑的人把花球投來投去，只見五顏六色像雨一般的在空中飛舞。

贖罪禮節完後，奈妮克就同她的朋友出去吃東西。路的兩旁張滿了帳幕。這種帳幕異常簡單，祇用一塊帆布和粗麻布鈎住在地上的鈎子。帳幕的裏

面放着一隻很樸質的桌子，桌子上面放着幾碟子麵包和許多滿瓶的蘋果酒。帳幕的前面，有一堆泥炭火，魚就在石頭上煎煮。

這樣簡單的中飯吃過之後，奈妮克和她的青年朋友都走到交易場裏去。這種小販子都是驅鄉下人錢的，攤上放着薑糖、果糖玩具贈品和其他種種有趣味的引看客們注意的小東西。還有許多變戲法的——肥胖的女人，瘦得祇剩骨頭的男子，無頭的人，變法的人，說書的人，吞劍的人，打拳的人和頑蛇的人。

但是奈妮克和她的朋友在交易場裏頑得沒有多少時候就出來了，因為她們聽見布勒通笛吹起來了，知道閉節的大跳舞快要開始了。到跳舞場的大路上擠滿了青年的男子和姑娘們，手攬手兒依着音樂的節拍沿路跳舞，慢慢的往跳舞場去。

不久跳舞的人都排成一直線，預備開始跳贖罪節的格凡托 (Gavotte) 舞。

這個跳舞有宗教上的起原，並且舞時有許多禮節。凡在這跳舞中跳得最好的，有個極榮譽的獎品——一條闊的藍絲帶，帶端垂着一束銀流蘇，斜縛在肩膀上。

現在吹笛的人開始吹很低很慢的調子；跳舞的人本來一對一對手攙手兒的站着，現在分成四部，開始跳舞了。那錦標的目標是：凡跳得最長久的，就能得獎。所以跳到後來，一對一對都乏力得不堪中止了；看客們就漸漸的興奮起來。最後過了約摸一點鐘，祇剩兩對了。於是鄉下人都團團的圍着他們，他們的朋友都高聲大叫的鼓勵着。到後來內中的一雙，實在不能再跳，不得不停止。於是剩下來的一對便受大眾熱烈的歡呼喝采，認為優勝的人。那姑娘戴了得勝的花冠，那青年男子接受絲帶的獎品。

奈妮克和她的朋友也興高采烈的歡呼着，向得勝者表示敬意。時候已經不早了，所以他們立即回到方場上去。阿雷奈克·洛塞爾一面用力的吹那

叫子，一面竭力的搖響那馬項上的鈴，同時還有一個朋友高叫着村莊的名字。這是告別的記號，他們很不願意的爬上車子。此時方場上都是農民相互告別的叫聲。呀！同早上的咕嚕禱告和禮拜時的寂靜無聲大不相同了。現在阿雷奈克已鞭動他的馬，車子軋軋的在夜色中向塵霧瀰漫的路上去了。不久那廟和尖頂都隱到樹林後面去。

第六章 巴黎

巴黎是法國的京城，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子之一。他們的公園、花園和公共的建築，都是很美麗的；廣闊的街道旁邊種着各種鮮豔的花，雅緻的樹；還有許多遊道（散步的路）是很出名的。

巴黎是遊人集會的地方，並且是極歡迎遊客的。廣闊清潔的邊路確是閒散的人所最喜歡頑的地方。在華麗壯觀的房屋中間，遊道的兩旁邊點綴着許多咖啡館。樹蔭底下放着小桌，閒遊的人可以舒舒服服的坐在那裏，吃吃

咖啡茶或是喝啤酒，看看大路上的人來人往。

遊巴黎最好的時候是春天。樹木都新鮮翠綠，加之暖和的陽光，碧藍的天色，一片喜色，萬物都欣欣向榮的勃發出來。街道上擠着美麗的車輛，公園裏裝滿了閒散遊逛的人，或是在大路上散步着，或是坐在長凳上。不論那個，一見了這種閒暇的樣子，都要奇怪，以爲巴黎是沒有做工人的。

巴黎對於法國比隨便那國的京城對於牠的國家要重要的多。倫敦是英國的重要城子，但是對於全國的勢力，總沒有巴黎對於法國那麼大。巴黎是法國勢力和思想的中心點，所以有人說巴黎是一個大花圈；好像把全法國的花朵都採集起來，結成一個大花球，這個大花球就是巴黎。巴黎人常常說：『巴黎今天這樣想，明天全國也便這樣想了。』

但是巴黎分兩部——一部是活潑快樂的，一部是嚴肅莊重的；這兩部分好像是兩個城子，以森（Seine）河爲分界線。河的右岸是快樂的城子，裏面有

很高大的公共建築，得勝門和得勝柱；街的兩旁，都是世界最有名的大商店；公園裏和遊道上聚滿了各國的遊客。河的左岸是古而靜的城子，街道都很狹，屋子都很高大奇特。這是學生子，思想家，律師和美術家的巴黎，研究學問的城子。那裏有英雄廟（Parthéon），是紀念有名的法國人造的；有索爾奔（Sorbonne）學校，是法國最大的學府；有傷兵院（Invalides），凡爲國戰爭而受傷者都可在這裏安逸的過日。

要知道最時式的巴黎是怎樣一個地方，最好渡過森河立在康科特的地方（Place de la Concorde），這是一塊極廣大的方地，內有銅像和方尖石碑裝飾着，噴水泉射得高高的。這是春天的下午，所以巴黎的人都在街上空地上。一面我們可以看見推勒里（Tuileries）的花園，一面是宋最利最大街（Avenue des Champs Elysées）。這條樹蔭重重的街道的底頭，豎着有名的得勝門（Arc de Triomphe）。

那景象真是悅目爽心。闊大的路邊，栽着密密層層的樹木。樹木的後面是宮殿和考究的住宅——都是貴族和有錢的人住的。樹蔭底下，有許多小孩子在那裏頑，還有許多人或是踱來踱去，或是閒坐在一排一排的長凳上曬曬日頭看看報紙，或是望望繼續不斷的車輛。

我們現在往宋最利最大的大路上走走，只見沿路都是露天的咖啡店，大酒館和賣報的涼亭。最後我們走到得勝門了。呀，好大好美麗的一個門呀。這是造來紀念拿破崙的戰功的。現在我們可以到有名的霸特布倫街 (Avenue du Bois de Boulogne) 去，那裏有一個小樹林，巴黎人都很歡喜去的。

我們回到宋最利最街的時候，天色已晚了。那街上的景象猝然另變了一種有趣好看的樣子。步行的人和車輛漸漸的密起來了。電燈尤閃閃的照在跳躍的噴泉上和花牀的上面，樹葉中的燈光也發亮了。酒館裏的跑堂也忙着把顏色的紙燈掛在門前樹枝上，又把雪白的檯布平鋪在樹枝下的小桌

上；好像在園子裏吃飯一樣。忽而聽得饒鉞和奏樂的聲音，珠喉嘹亮滿街都聽得見。這不是別的，是咖啡店裏的樂隊，助顧客們茶興的。你看那咖啡店裏坐滿了茶客，跑堂的東奔西奔忙得不亦樂乎。

第七章 森河岸邊的巴黎

巴黎是法國的中心，而森河是巴黎的中心。巴黎有森河，很像倫敦有泰晤士河；但是泰晤士河沒有森河那麼壯美。在巴黎不論你在什麼地方，一轉彎你就在河邊上了。那寬闊浩然直下的水流，你走來走去總看得見，好像是你的朋友一樣。橫在這河上的有許多很精緻的橋梁，每次經過這些橋總得依在橋欄上遠眺那喧囂活潑的景象；這差不多已成習慣了。在那閃光的水面上，美麗的小汽船穿梭般的往來，駛着；每隻船上載了許多客人從這個碼頭那到個碼頭；巴黎人稱這種船爲『蒼蠅』和『燕子』（*Mouches et hirondelles*），因爲他們在水上東西駛驟，活像蒼蠅和燕子在空中隨處飛舞。這種河船非

常輕便，所以巴黎人對於河邊的碼頭，好像倫敦人對於火車的車站，用處真大極了。森河實在是巴黎交通要道之一。

沿着河邊，布滿了寬闊有趣的石碼頭，閒遊的人很喜歡一天到晚的在那兒閒遊。或是從這個碼頭走到那個碼頭。碼頭中最有名的是福耳特耳碼頭 (Quai Voltaire)，這裏有許多舊書攤，所以愛收古書的人孜孜不倦的東翻西掏，希望在這古舊的書堆中找到一本有價值的。此外還有一個名叫奧舍碼頭 (Quai d'Orsay) 也很出名的，那裏有各國公使臨事的屋子。在河中我們可以望見一所極偉大極富麗的宮殿，名叫盧佛爾 (Louvre)，裏邊藏了許多藝術的珍寶；從盧佛爾再過去便是一個島，名叫西都島 (Île de la Cité)。這個小島可說是巴黎孩提時的搖籃，因為許久年代以前，這島裏的漁夫島民是琉提細亞 (Lyttetia) 最早的居民。琉提細亞是巴黎在羅馬時的古名。後來發展開來，纔擴充到森河的兩岸。但是歷許多時候，他們還拿西都

島爲巴黎的中心；因爲牠四面是河，很容易守禦。到現在兩岸已發達到這般地步，那小島就不過是巴黎的一小部分罷了。在這島上豎着許多巴黎古廟的高塔，這古廟就是最光耀的諾脫爾達摩（Notre Dame）廟；廟內廟外都美麗到了極頂，石牆上刻着聖經上的故事，大殿裏裝飾着名畫和銅像；還有種種奇形怪狀的鳥獸的像，排列在欄杆邊或豎立在屋沿上。這古廟是世界上最古廟中最有名的一個。

我們經過小島再走上去，只看見一長排捉魚的人把碼頭和橋都站滿了；那竹製釣魚桿密密層層的排着，好像一個竹林。你想這個樣子，他們捉得到魚麼？永世也捉不到的；但是他們並不在乎釣不着，只喜歡看那浮子飄在水面上盪來盪去；同時吸吸新鮮的空氣，曬曬暖和的日光，看看水上汽船的來往。

沿着河岸，你可以看見東一堆西一堆的家庭野外旅行隊。小孩子們在沙

地上掘洞，母親們坐在地上做針線，嘴裏隨便談笑着，好像他們在海灘上頑一個樣子。又有一處是公共娛樂的地方，內有獵場，旋盤（一平置大環，有機器使之旋轉，上裝木馬，小孩騎之，藉以玩耍，鞦韆，窺鏡戲，小酒館和咖啡店的音樂。

現在這條河轉彎了；潺潺的河水在兩岸多樹多寂靜古屋的彎角上，轉了方向。河上面有一橋，兩岸有幾個閒逛的人在樹蔭底下踱來踱去，還有幾隻無鞍的馬在水流遲緩的地方洗澡。這真是一幅寂靜鄉間的景象，但這地方卻是巴黎的中心，在河流轉彎的去處就是剛纔講的諾脫爾達摩。這裏最常見的是洗衣作，那長狹的屋子裏有許多洗衣婦女們拿着擣衣的木椿，把衣服打到雪白，而他們的舌頭正像打衣的木椿，滔滔不絕的滾着，言笑的聲音，正像那紛紛飛舞的肥皂水。

這條森河不獨是娛樂的所在，並且我們也須明白是商業的中心；巴黎雖

則離海口有一百餘里之遠，然而就因為這個緣故，成爲法國重要商埠之一。航海的船都駛到這裏來停泊；貨輪的後面往往拖了一串的貨船遊上遊下。巴黎因爲有極完備極良善的運河通道和這條深闊的森河，纔有這般繁盛的商業。

森河和牠的支流把巴黎和法國中部和北部的富饒之區連絡在一起，北自諾曼特的肥沃田場與果園，南至勃良第 (Burgundy) 之櫻桃園。從森河到比利時有好幾條運河，所以巴黎和這個工業國極容易接觸；又有一條河通來因 (Rhine) 河，所以到德國去也很近便；還有兩條水路可從法國中心直達里昂 (Lyons) 及倫 (Rhone) 河，於是再轉至地中海之馬舍爾茲 (Marseilles)。法國北部的鐵道，都集中於巴黎，好像輪子的輻軸一般。

這個大城子裏，四面八方運來的東西很多；酒，油，米，煤，木板，柴炭，造屋的大石，水門汀，鐵，鋼等等，什麼東西都有；或是家用的，或是製造用的。巴黎好像是

蜂窩，把全國富饒的出產品，都貯藏在這大城市裏。這些東西的大部分是從森河裏輪船拖來的，或是用貨船慢慢的載來的。

第八章 法國的家庭

法國的小孩子是很快樂的。不論那一個階級的家庭裏，他們對小孩子總是極珍視極留心的。有人說法國的小孩子太自由，不免要變壞的——這倒確是很可辯論的問題。但是有一件事情很確定：就是這些小孩子不獨使他們父母很受累，並且使客人見了那種頑皮的樣子，也覺得有點討厭。

在法國，育嬰房和嬰孩食物是沒有人知道的。小孩子一斷了奶，就抓到桌上來同別的人一塊兒吃飯。在巴黎竟很難找到一間專為小孩住的房間；然而鄉間的小孩子不獨是家庭中的一部分，並且是很大的一部分。

這種制度的影響，使法國的小孩子很早就懂處世接物的禮貌；但是反轉來說，兒童的天真傷失得很早。他們自從小男子小婦女的世界，也有嗜好，憎

惡，欣賞，幻想等等，竟和成人一個樣子，不過「具體而微」罷了。

乳娘在有錢的人家裏是一位很重要的角色。在巴黎大小的公園裏，你可以看見許多乳娘抱了他們的小寶貝，那景象確是很有趣味的。每當日暖風和的時候，乳娘們抱了小孩子走來走去，或是坐在長椅上；她們身穿灰色袍子，頭戴闊邊帽子，帽後垂兩根闊帶，長得幾乎拖着地面。這兩根帶非常美麗，也非常昂貴；如其牠們是紅的，那就是說她的小孩子是男子，如其是藍的，那必定是女孩子。

上等社會的法國女孩子，沒有英國的自由。英國的女孩子，同年齡相差不遠的朋友們散步騎馬，或是往來會晤，都很自由的；然而法國的女孩子就一樣也不能夠。即使她祇要穿過一條街寄一封信，也須有保護的人跟在後面方可。

假使她母親不能常常同她在一起，她便雇用一位半似同伴半似保姆的

女人代替她的職務。法國有許多貧苦的女子，就以送女孩子到學堂去，跟她上課或陪她散步爲職業的。女孩子不論在什麼地方，總有人看護着；自由行動是永不能得父母允許的。就是結交朋友，閱讀書籍，和娛樂消遣等事，也須先得保護人的同意。英國可以自由選擇，自定行止，但是法國的女孩子卻不能。她一日在她父母的家裏，一日當服從保護人的指示。沒有得母親的允許而請同班生到家裏來吃飯，或是沒有得母親的允許就看一本書——這些事情法國女子做夢也不會想到的。

這種監視要施行到她結婚纔止；如其她不結婚，那還是要施行下去；所以一個成年的女子比小姑娘祇少許自由一點兒。近年法國雜誌裏發現一篇三十歲老姑娘叫苦的文章；她因受社會積習的束縛，雖到三十歲的年紀，還不及十八九歲已嫁的女子，能够自由行動，自由閱讀，絲毫不受人監視；而她則處處受人監察，好像小學生一般。

但是我們以上講的女孩子單指有錢的家庭而言，此外還有中等社會和農民、工人的女孩子，占了全國女小孩子的大部分。

法國的小孩子都進學堂讀書的；讀書的時候一過，鄉下的小孩子便到葡萄園、田場或是牛乳房裏去做工。鄉下的女孩子從小便知道謹慎節省。普通的烹調，燒菜湯，烘麵包，攪牛乳，壓牛酪等等的時候，她們很小的時候便學會了。

她們做工，如其工錢好，她們便盡心出力的做；如其工錢不好，她們便辭去不做。她們眼中祇曉得相當的工錢報以相當的工作，因為她們都要貯蓄。假使工錢好，新年的銀錢的贈禮多，那就是做得辛苦一點，吃得不好一點，睡得不舒服一點，也不在意的。她決不肯輕易費去一文半文錢，她們生活的目的，是要忠於法國的銀行——國家。

然而節省銀錢往往趨至極端；貯蓄的目的就為喜歡貯蓄罷了。伯順·愛

德華女士 (Miss Betham-Edwards) 是英國的著作家，描寫法國的情形是極有名的。她也說道：『讓我來舉個例：數年前我在法國北部有一個朋友，她有一所很華麗的房屋。有一次她帶我到冬天住的屋子裏去，這所屋子很大；主人每到十一月纔來，所以空的時候，就雇一個老婦看家。那女主人對我說道：『我知道你對於法國的情形非常熟悉，所以對於我所要講的，你一定能够相信。那看這屋子的老媪，每年有二百磅的進款，然而她還不知足，情願孤孤單單的住在這裏，勤勤懇懇的工作，希望進款還要多一些。』』

法國婦女的能幹最能表現的要算是中等階級的婦女們，而尤其是商店的女夥友。她們不但辦事謹慎準時，堅忍耐勞，並且對於自己私事，也足顯她的好身手。她既嫁了丈夫，便把丈夫的名字釘在門上，但是她辦事治家決不因之而遜色。有人稱贊道：『治家辦事，從種種方面看來，再沒有比法國女人能幹的。她決不會手足無措，茫無頭緒的；能力只是有餘，不會不足的。』』

法國婦女在家庭中有莫大的威權。雖則照薩列(Oberlin)的法律，女子不能坐皇位；但是她們的威權卻不因此而稍減。她的兒女長大了，又有兒女；但是她的權力始終不變；她的話可以左右家庭中一切的事。

第九章 法國的男孩子

我們剛纔講法國的女孩子沒有英國的女孩子那麼自由；男孩子也是這樣。在法國他們不論在家裏或學堂裏都監護得很嚴。在英國，大人待遇他們猶如成人，相信他們有自制的能力，并尊敬他們個人的人格；法國的小孩子簡直不能同他們比較。英國人以爲小孩子應當誠實，直率，有大人的氣概，能隨便到什麼地方去，能做隨便什麼事情，而大人相信他們有辦事的能力和自尊的人格。但是法國人以爲小孩子應當鎮靜，服從，大人沒有命令便不當隨便瞎做。

除了工人的小孩子外，法國的男孩子大半都受通俗學校(Lycee)的教

育的。這通俗學校是一所大建築，好像兵住的營房；學校裏的訓練也好像兵營裏的操練，非常嚴厲的。學生都穿制服。上課的時間很長而遊戲的時間很少。你假使問他們在什麼地方遊戲的，他必定先告訴遊戲的事情近來纔有的，所以校內並沒有運動場——足球場，板球場，手球場，網球場等等都沒有。他們唯一的遊戲場便是那光滑滑的大天井。

一位英國的旅行家向一個學校裏的朋友問道：『你們遊憩的時候，做些什麼消遣呢？』他答道：『我們踱來踱去，講講話。』許多法國的學堂到現在還保存着這個舊法子；但是其他的都已採用英國的意思，男孩子也拍板球和踢足球了。

就是在運動場上法國的小孩子也不能自由行動。一個監察員立在旁邊看他們；事後他便將他所看見的和竊聽到的都報告出來。所以小孩子都很恨他，當他是一個偵探看待。他們都不喜歡他，然而又怕他；因為他報告往往

使小孩子吃了許多苦頭。

這種學堂裏訓練的精神，有一位法國的著作家用一個例子把牠很詳細的表達出來。他說：『有一次學堂裏放了半天假，我便出去採了一朵玫瑰花回來，放在一杯水裏，藏在抽屜裏面，希望能夠永遠保存她。我卻不由自主的，不時開開抽屜來看那朵花——我知道這是罪孽，因為玫瑰花不會講拉了話。（言與學業無關）她們所告訴小孩子的是理當禁斥的話；她們使小孩子們在鄉間亂跑，使他們不服從先生的命令。你永不會看見一個監察員嗅着花朵。先生的戒尺上決不開花的。我藏匿我的玫瑰花，正像叛黨藏匿炸彈。當我開開抽屜給玫瑰花一些新鮮空氣時，陽光射了進來，與那花接了一吻。忽然一個黑影橫過這條光線，一隻巨手把花朵攫去；不一時這花已在天井裏了。公平纔算滿足了！』

這種待遇使法國的小孩子非常靜默怕羞，極能節制本有的天性。浪漫妄

爲的思想從不會走進他們的腦子裏；從不想逃至海外去冒險，也從不想攀着雨管滑下樓來。你竟找不到一個孩子，他的短褲是撕破的，他的小腿是碰傷的，或他的臉是泥污的。他決不像英國的孩子一天要冒二十次險的，所以他們不及英國小孩子勇敢大膽。他們一天到晚把智識灌進那很不願接受的腦子裏去；一點沒有遊戲，放假的時候也很少。所以他們長成之後，黃黃的皮色，瘦削的肌肉，但是同時很狡猾很聰明。他們雖則在運動場上不能勝過英國的小孩子，但是在教室裏，英國的小孩子就祇好屈服了。

上節最後的一句就是法國通俗學校的優點。在書本上和思想上法國的男孩子比同年的英國男孩子要强得多。十七八歲的英國少年很少能够表白自己的意見，在談論時事或普通一般的事情時，更不知如何啓口。但是他的法國朋友就能很自由的發表意見，侃侃而談；思想清晰聰明，辯論周密有理。這種能力，自然應當歸功於那散步，閒談與學校裏的難功課了。

這種兵營式的學校生活一過，他們便穿起軍服真的進軍營了。如是又經過了許多時候，纔得揚眉吐氣，得到他自由的生活。

法國的青年經過這樣的學校和軍營的訓練後，倒底成功怎麼的一個人呢？我們總以為法國人是常常嘻嘻哈哈快活的，每當煩惱和艱難來了，他還是呼嘯自如，讓牠們像水在鵝毛上滑溜一般的過去。其實大謬不然。我敢說世界上最嚴重認真的莫過於法國人了。他們講話做事，確是比英國人活潑。法國人講話時，總要用無數的手勢，但是英國人講同樣的幾句話，往往一個手勢都不用。但這是表面的；他的心還是照舊保守着他的天性他的訓練，謙讓虛僞，對朋友很難得講幾句真話，對不認識的人更其不必說了。

但是你和他結交，你只覺得他極有趣味，因為他們從小便學會了討人歡喜的本領。他時時刻刻怕得罪了人家或使人討厭他。你就是向他說錯誤絕倫的法國話，他也決不笑你的。他也決不肯拼出半個不字來使你感覺不快；

不客氣和粗鹵的話，在他們看起來和犯罪作惡相差無幾。

還有一點是很重要的：他們做事講話決不現出急忙匆促的神情。解決問題時，總是慢慢的先在心裏盤算一下，然後從這點轉到那點，從這層推到那層，最後纔說出斷語。辦事的時候，也沒有英國人和美國人的發狂般的急促。工廠裏也是如此；鎮靜不亂，認真不苟，加之不急不歇，纔能造出世界聞名的精緻貨物。

在商務上法國人是極守信用的。有一位英國的製造家說道：『法國人是最好的主顧，但是決定買賣的事卻很慢的。他先把貨品翻來覆去的看了十多遍，放下東西便走了，並不說要不要；明天他又來看了再看；這樣要好幾天纔能決定。但是法國人的商業信用與高水線同高；所以法國的主顧雖則成交很慢，但是沒有不歡迎的。』

第十章 法國的農民

法國的農民和工人，好像是法國的脊骨，很重要的。國家財富的大部分都在他們手裏。這並不是說他們每個人都很有錢，不過每個人都有一點積少成多，數目就很大了。你們不要以為法國農民的地位和英國的勞工是一樣的。他們穿的衣服固然都很粗率，做的工作都很勞苦，但是一個是為自己工作，一個是為主人工作，大有分別呢。

法國農民的外表也許比英國的窮一些，因為法國農民穿衣服，一定要破碎到不能蔽體纔丟棄，其實經濟上比英國農民寬裕得多了。他們都是田主。各人盡力勞苦的種他自己的田。有的祇有一二畝田，多的也不過四五十畝；但是都能自給，並且儲蓄一部分備老來食用。這種聚積預備將來的事是法國民性中很強的一點，並且在法國農民中尤其顯著。在英國有什麼「勞工會」(Union)的組織，但是在法國卻找不到，因為他們都各自供給的。

一個農民有了五六畝田，就可以過很舒服的生活。葡萄園，果園，牧場，麥田

等他都有。凡是他用得到的植物他都種一點；他又養了些豬鴨等家畜。他每年收兩次麥，有時三次。在小塊的泥土上種植，他不用耕耘而用刀子。如果有一點空地栽不下一株樹，他便種些小樹；如果小樹栽不下去，他便種些花；總之沒有一寸一分的地是廢去不用的。並且所種的東西都收拾得十二分的整潔而有秩序；一根野草都尋不到。田場裏種着各種麥穀，看過去真是有趣。從四月到十一月，你若是在鄉間的小路上走，只覺眼前閃耀着各種顏色的植物。天青色的苧麻，深綠色的大麻，鮮紅的苜蓿，淡黃的捲心菜，金色的大麥，深色的玉蜀黍，——帶着牠的臘光的綠葉和橘黃的種子——和開乳白花的蕎麥；觸目皆是，到處都有。就是在二三畝的田上，也常常找得到這些植物。

我剛纔說法國農民不但都能自給，並且都有積蓄。積蓄下來的錢，他不是拿來買田，便投在公共的事業裏。所以每到鄉間銀行投股的時候，銀行裏便擠滿了穿綠褲子的男子和穿粗糙自織的衣服的女人；但是他們無一不是

小資本家和股東。

這一種情形不獨使國家興盛，並且能使國家的基礎日漸鞏固。因爲一部分的人民有了田地和投在公共事業的資本，對於和平的維持和公共治安和秩序，有直接的關係。所以一千九百十四年德皇引雄兵入法之時，法人很強固的團聚起來，抵死抗爭。德皇的目的要掃平法國，對於法民——農工和僕役——的積蓄和財產自然都發生危險了。所以都起來救國和救自己的財產。

何以法國的農民能夠有這樣的富裕？一百年前有一位著名的英國旅行家名叫亞搭爾·楊 (Arthur Young)，他寫道：『在法國我覺得最奇怪的，是一塊大地上全是大塊的石頭，但是這些石頭上面大半都勤懇很小的種着植物。每人有一棵橄欖樹，一株桑樹，一株檸檬樹或是一株桃樹。葡萄藤播散在四面；所以全地都被樹枝藤條混和的蓋着；那有石塊的地方，祇見有點

凸起罷了。他們能把石頭壘成肥土，我想無非是因爲這地是他們自己的；如果我們的（指英國）荒土，也應用同樣的萬能的原理，何愁沒有同樣的結果呢？他在別處又寫道：『把許多困難掃除淨盡，把光滑的石頭壘成肥土，是法國農民的工作。如果要問緣故，我想真是可恥極了，因爲有腦經的總應當曉得：這是他自己的田，他纔這樣的。你如果把一塊寸草不生的石頭給一個人，他一定能把牠變成花園。』

這是秘密啊。法國的農民種自己的田，慶祝自己勞苦得來的果子。所以他情願早晚工作，使荒蕪之地變成玫瑰花般的鮮豔；種植的時候，亦必用盡能力，使長出最後的一穗葡萄，最後的一粒米穀。

第十一章 徵兵

許多英國的小孩子很喜歡當兵，以爲帶刀荷鎗，依着鑿鑿的鼓聲大腳步向前走，是生平莫大的快事。但是法國的兒童不論他喜歡不喜歡都要當兵

的。他們到了一定的年齡，便須入兵營受軍事的訓練。

法國人受過軍事訓練之後，從二十歲起到四十五歲的幾年，如果國家有事，都須隨時應政府之召，編成軍隊。這爲什麼緣故？爲什麼在法國人人都要當兵？

那理由是很簡單的。法國的四面都是敵國，隨時可以進來攻打；所以非有一很大很强的軍隊抵禦不可。但是在英國情形不同，因爲英國的四面都是海。如果有人要攻打英國，必須先打毀組織精備的英國海軍。祇要海軍能盡職，英國就沒受敵國襲攻的危險。而法國則不然。和鄰國交界的區域有幾百里路長。

這裏是一塊田場，——是法國的。那裏一片草地——是德國的。那末怎樣阻止德軍的攻打呢？沒有別的，全靠法國人手裏的兵器罷了。所以法國要有這許多兵士，所以每個法國人都要學兵器的用法。

強迫人人當兵的制度叫做徵兵制；凡在當受軍事訓練時期內的兵士就是被徵的兵。每個青年到了二十歲，便須進營房受兩年軍事的訓練。兩年期滿就可出營謀別的職業，不過在四十五歲以前，隨時都得應政府之召。又每四年須到兵營去住二十八天，參預那秋季大閱兵，溫習溫習以前學的兵操。法國人很不喜歡徵兵制，可是強迫着又不得不去。當兵時候的生活，常常很艱難，很沒有趣味。一進兵營，自由便喪失殆盡。他一定要服從這個軍官，又要服從那個軍官；營裏的規則很多，他都須謹守；如果做錯了一點，便受很重的刑罰。軍官們非常鄙吝，常常把半破的軍服給新來的兵士。

住的地方也很不舒服。他逼着住在容五六十人的大空房內。而這五六十人又高下不齊。有時舖的這一邊是一個無賴的流氓，舖的那一邊是一個粗俗勞苦的鄉下人。在這種兵營裏，整潔兩字實在不能講。冬天裏苦冷，夏天裏苦熱，苦蒼蠅，苦蚤虱。可是有時實在疲倦極了，倒也能沉沉的睡去。

這種苦頭祇好忍着，因為他們大皆都知道大隊的兵士在他們國裏是極需要的。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喜歡戰爭——實在他們極恨戰爭——卻因為他們知道有大隊很利害很可怕的軍隊在旁邊窺伺着哩。而這些讐敵不但是強，並且很狡猾不老實。一千九百十四年的夏天，德國猝然間穿過比利時襲擊沒有提防的法國。德國人要這樣做，不得不假意允許保護比利時。這種狡猾欺詐手段，在偽貌兇惡的讐敵（指德國）自然很不怕羞的會做出來，可是法國除了他徵兵的軍隊和那有力的英國幫手之外，就沒有什麼可靠的東西去抵禦他們了。

法國人民對於政府召集徵兵的踴躍，是很可觀的。召集的方法很簡單。在每一個郵局裏的布告欄裏貼一張告示，叫散處各方的徵兵，依着自己的顏色到某處去聚集。他們於是都這樣做。只見一羣一羣的人從草屋裏，村鎮裏，田莊裏，城市裏，都向指定的地點而去；不到一會功夫已排好隊伍，出發去抵

敵了。在幾年的歐洲大戰裏，法國的兵士都勇往直前，足足證明法國古時以戰成名的，到現在還保存着善戰的性質。

第十一章 羅亞爾河沿岸

有名的羅亞爾大河 (River Loire) 在南布勒塔尼 (South Brittany) 流入比斯開灣 (Bay of Biscay)。通商大埠的南特 (Nantes) 就在這條河口；那裏有許多高大美麗的舊房屋俯視着羅亞爾大河。

南特城在法國歷史上是很有名的。在一千五百九十八年法王亨利第四 (Henry IV) 頒布南特律令 (Edict of Nantes) 准許法國的新教徒有信教的自由。一千六百八十五年路易十四 (Louis) 廢除此律；於是許多新教徒遷移到英國，尋信教的自由。他們前後一共來了不少；從一千六百七十年到一千六百九十年，法國移民有八萬多到英國來。英國人很歡迎他們，因為他們都是很靈巧的工匠和誠實可靠的商人——是法國的精華。英國人的紡絲，

織航布，造紙，做帽等等，受了他們的教導，都有很大的進步。

在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南特發生了歷史上罕有的慘事——沉舟的慘劇。在法國革命時期內可怕的兇惡事情也算多了，但是從沒有像南特沉舟那樣淒慘。路易十七遭斷頭之禍後，南特有個小鎮芬底 (*La Vendée*) 起兵反抗共和。平定這次叛亂的方法，真是兇暴到極點了。有一個惡魅名叫卡累 (*Carrier*) 捉住了許多無罪的男女百姓，捆成一束一束，放在木筏上，漂到河當中沉死。這樣死的一共有幾千人。

這條羅亞爾大河一面爲南特生了許多利，一面卻也爲害不小；因爲每到秋天，水便泛漲，使鄰近的地方盡成澤國。伯森愛德華女士 (*Miss Betham-Edwards*) 寫道：『在七月暖天裏，羅亞爾河之美猶如仙境。遊客從翁熱 (*Angers*) 向南特一路上來，只見兩岸花葉繁盛，草地常青；那曉得沒幾月後，便都沒有了，祇有那高樹的頂梢尙隱隱約約飄在滾滾的水面上。素稱法國西部

的利物浦 (Liverpool) 的南特，現在被那永不會忘記的可慘的洪水掃成威尼斯 (Venice) 第二了。本來通汽車的廣衢，現在祇能划船了。向海一方面望過去，只見蔭路重重如小島一般的浮在水面上——以前是避暑的好去處；還有河邊的村舍和青翠的小山也隱約可見。教堂的鐘仍是不斷的響着；勇敢的兵士急急忙忙的救人；但是誰能阻止這洪水呢！

翁熱是老安如 (Anjou) 省的首都；在英國史上是很重要的，因為安如皇族 (House of Anjou) 「不蘭他日奈 (Plantagenet) 系的諸皇」的祖宗本來住在這裏的。

我們現在走進法國最富最美的地方了；世稱爲「法國的花園」就是這塊地。在那裏沿着河邊，你找不出一片光地或是一塊荒澤。兩岸邊和草場上種滿了鮮豔的花，田場裏栽滿了麥；那紫熟的葡萄在太陽光中閃耀着。總之各種天賜的好東西，有這樣豐富，這樣繁茂，實在足以驚人。

在這肥沃之區，最悅目的東西倒不是風景而是豐富的產物。麥場，果園，葡萄園，花園，樹林，接二連三的很整齊的排列着，或是亂七八糟混和得非常有趣。在這花叢綠葉之間，緩緩的流着羅亞爾河，直向海中而去。

有一位著作家講到這地的富饒，說道：『在緬因 (Maine) 和羅亞爾兩處的人民，不論是貧是富，都不需要商店與商市。不論是吃的是用的，他們的伙食房和木櫥裏都有。我有一個朋友也住在這裏，從不出來到商店裏買東西，好像住在荒僻的孤島上一般。除去酒，酒精，立干 (法國酒名) 等是自製的外，還貯藏着許多果醬，果汁等等足夠開一月醬園。除去鞋子和文具二樣要從外邊買來，餘外像胡桃油，櫻桃醋，蜂蜜，藥料，興奮劑，膏藥，麻布等都是自己家裏製造的。牛羊雞鴨等等家畜那是更不必講了。魚是從小河裏捉來，果子和菜蔬那自然只要隨手拿好了。果子種類很多，但是在這裏什麼都有——楊梅，桃子，無花果，桑果，葡萄，蠶豆，杏仁，各種生菜等等。有幾種果子在別

地方是很名貴的，祇有極考究的筵席上纔得會面，但在這裏都平常得很。我們沿着河上去，到了都爾（Tours），這城是圖棱（Touraine）省的一個要地。據說圖棱省是最有法國氣味的地方。諾曼底總是諾曼底，勃艮第總是勃艮第，布羅温斯（Provence）總是布羅温斯，惟有圖棱全無地方色彩，是真正的法國。古時圖棱是法國君王的中心，他們極喜歡這個地方，所以沿着羅亞爾河邊有許多皇宮，堡壘和別墅，大臣朝見和君臣娛樂都在這裏。

據說住在這省裏的人極不願離開這裏往別處去，就是往法國別處去遊玩，也不很高興；因為他感覺到世界上的地方沒有再比這裏好的了；搬出去祇有壞些，不會好些的。這裏有很爽快的氣候，富饒的出產；到處點綴着很愉快的村鎮；鎮和鎮之間連着寬闊光平的大路，羅亞爾的雄流像一條闊的銀帶繞在風景的四週。葡萄園和果園在新鮮愉快的日光中看起來格外的繁盛。田場的四面種着各種植物，都很服貼的各依本位。在那裏你見不到貧窮

的人，因為節儉成功是他們的風尚。女人戴的白帽在日光中閃耀着。那考究的木履在清潔堅硬的路上，發出很清脆悅耳的聲音。

都爾是個極可愛的小城：沿着羅亞爾河岸有花園和散步的蔭路。葡萄藤的中間隱隱約約可以看見可愛的村舍；走過羅亞爾河的大橋，便到聖奧福林（Saint-Symphorian）的城外，那裏有一個精緻的神廟，和幾個很好的教堂。這些教堂中最有名的是聖馬丁（St. Martin）教堂，造來紀念感化高盧人（Gauls）的主教的。可惜已經毀壞，現在祇剩幾個大塔罷了。以前有好幾百年是香客敬神的地方，所以造得這樣壯麗，裏頭充滿了各種珍奇貢獻。後來不曉得經了多少浩劫，幸而都恢復轉來；從法國大革命後纔一蹶不振，荒廢到現在。

聖馬丁不但是個傳教徒，並且是個武士；後來幾百年裏，他的弟子每次出去打仗，必呼籲他的名字。在七百三十二年查理馬忒爾（Charles Martel）在

都爾戰大勝；他們都歸功於聖馬丁。當時薩拉森（Saracens）人足跡遍全歐，而救世的紅十字在土耳其新月旗前日漸低沉。薩拉森人到都爾時，基督教徒就同他們決一死戰；後來馬忒爾竟獲全勝，把敵人打散，趕出境外。這場戰事救歐洲脫離亞拉伯的統制；所以亞諾爾特博士（Dr. Arnold）說道：『這也是一種解放人類的功績，使人羣得享幾百年的安福。』

特爾南面的大平原就是歷代有名的大戰場；經過戰場便是波亞疊（Boiers），在歷史上也是極有名的。黑王子（Black Prince）曾在這裏帶了他的小軍隊，小箭手打敗法國的大軍，親自擒住法王約翰（King John）。

波亞疊的城是建在崎嶇的半山上的。除了一面是平坦的山坡，餘外都是險削的立壁；山腳四面有一條小河環繞着。所以在昔日這地位是一個很強固的堡壘。現在已把險削的山坡，改成繞山的迴旋路；倘使站在那裏向四面遠眺，便可看見可愛的風景。這裏的泥土是黑色，非常肥腴，產麥極多。

第十三章 羅亞爾河沿岸(續)

遊客到了特爾常常抽出一點時間來，向東南作一短距離的旅行去看羅卡斯 (Loches) 的暗獄。這羅卡斯的小鎮是在美麗的音德勒河 (River Indre) (羅亞爾河的支流) 的旁邊。路易十一常常把國事犯活葬在一個堡壘裏的地洞裏，那堡壘很大，造在近河的山頂上。你從梯子上走下地洞去，嚮導的人手執火把。呀！好暗好可怕呀！但是路易十一時 (十五世紀) 的犯人，還沒有火把照呢。他們住在離地很遠的黑暗牢裏，一點也不能享受愉快的日光，聽到人類歡樂的聲音。他們在裏面哭，也穿不過那大而厚的牆，使人聽見，這真是活墳了。

同地洞正相反的是鐵籠子的監牢，掛在城牆上露天裏。但是實在講起來，這個監牢只怕比地洞還要痛苦，因為牠們造得很狡很惡，受罪的人既不能立又不能坐。巴呂 (Cardinal La Balue) —— 路易十一的寵臣——關在裏

面有十一個年頭。掛這鐵籠的鈎子現在還在城牆上。

羅亞爾河經過了特爾便流到一塊很大的平原叫做索倫涅 (La Sologne)。這條大河從這肥沃廣闊的河岸剝蝕許多泥塊帶着流去；所以往往在別處淤積起來造成泥洲，阻止水流；洪水泛漲的事差不多時有的。居民便造了大的堤岸來阻止這個。有幾條堤真高，你在河裏船上一點也望不見堤後的村莊。

但是有一大段河岸是用天然的削壁來阻止洪水的。微克忒 費俄 (Victor Hugo) 說道：『羅亞爾河有許多美景。最好看最莊嚴的是大的花岡巖石壁，中間混和了沙巖礫巖及磁泥，堆壘在河的右岸，逶迤向布臘 (Briare) 而去；其間層巒疊嶂，變幻無窮；忽而鬼魅般的巨石平地聳起，忽而花草明媚，樹木上面蓋着熟的葡萄，豎着冒煙的煙突，遠望過去，好像多孔的海綿，又像一羣聚蟻。還有許多深的山洞，造假錢的人曾經躲避在這裏面。現在這些山洞裏都

造着很美麗的小房子，很精潔的小棚在石洞裏；你時時可以望見玻璃窗裏有年輕的姑娘在那裏包裹茴香，白芷和芫荽。製幣廠現在變了蜜餞作了。」

到布臘去的路上我們一定經過莊麗的唵波亞齊 (Amboise) 宮堡，昂然的聳立在河岸上。唵波亞齊是個小小的白城，靠近河邊建立着。城的背面是一塊黑色的大石，這所著名的宮堡，就造在這大石上頭。唵波亞齊城內城外都很有趣味。法國的皇帝很喜歡住在這裏。十六世紀時馬利斯圖亞特 (Mary Stuart) (即後來斯科特 (Scott) 的皇后) 和他的岳母喀德鄰得麥第奇 (Catherine de' Medici) 同住在這裏很久。喀得鄰得麥第奇著名是惡的，曾經謀害聖巴托羅繆 (St. Bartholomew)。

唵波亞齊曾經做過堡壘，宮殿和監牢。凡王妃王子得罪於妒嫉的和多疑心的君王，都關禁在這裏。許多生命犧牲在劊子手的刀下；那些鐵的欄杆，以前掛滿了可怕的新教徒的首級。這是在一千五百六十年，新教徒共謀叛亂，

不幸計謀漏露，與謀的人都遭殺戮。在一垛高牆的盡端，有一個低的門框，遊客到這裏，嚮導的總指點給他看，因為木框上的石頭曾經弄死過一個國王的。一千四百九十八年，查理第八走過這扇門時，很重的碰在那門上的石頭上，不久就死了。

法蘭西斯第一是個浪漫的勇敢的國王。他很喜歡打獵；有一次宴會，他叫打獵的人把活捉的大野熊拿進天井裏來，想用毒藥藥死牠，使婦女們看了歡喜。但是不幸這大而蠻橫的野獸鬆了縛，直奔向門來，門便應聲而倒。牠豎着鬃毛張着兇牙向樓上幕簾裏撲進來，在幕簾後的婦女們嚇得動彈不得。可是這位英雄國王不慌不忙的拔出劍，等牠撲來。他很聰明的避過牠第一次的猛撲，等牠第二次撲來時他便乘勢一刀；再一刀便結果了牠的性命。唵波亞齊的風景，不論在那方那角都是非常莊美。牠的四面八方，無處不是茂盛的葡萄園，田場和牧場，碧綠鮮嫩，豐饒極頂了；加之秀麗的樹林，小巧

的村舍，教堂的尖頂，更顯得活潑有生氣，空氣中充滿了愉快，而羅亞爾的銀帶般的河水滾滾的流着。

再向河流上去，便到布臘的城堡，比剛纔講的唵波亞齊還要有名。這個城堡是造在河中的一個小山上，是法國莊麗房屋中的一所。牠的歷史就是法國皇族的歷史；許多代法王住在這裏面，這房屋時時加添些城樓臺榭，并且留些名譽的事蹟——不名譽的多——給後代人記着。

布臘山曾經做過堡壘，羅馬營帳的遺蹟，現在還找得出來。頂頭造着一個很堅固的堡壘，有很可怕的門和很厚的牆。後來改成王宮，暗寂的堡壘，便變成了愉快的金殿。牠的柱腳，走廊，窗戶，煙突，無一不有極精細極考究的雕刻。殿的四周蓋滿了雕刻的細工；每一小部分無有不是金匠費了許多心血腦力得來的。法蘭西斯第一所造的翼膀，要算最新奇了。那裏有一個盤旋梯，形像螺螄；梯的旁邊是開的，梯級是露天的。梯上的雕刻真是美麗精緻極了，足

可代表當時的絕作。

如果把在布臘所發生的事情一一的寫下來，勢必把六百年的法國史背誦一遍。如果問其中那一件最重要，那一定是一千五百八十八年的居伊茲 (Grise) 公爵的被害了。這居伊茲公爵名叫亨利，是一個權貴的族主。當時的法王是亨利第三（喀德鄰得麥得奇的兒子）柔弱而險惡。他對於居伊茲公爵又恨又怕，所以想謀害他。謀害的一羣人偷上祕密的梯子，伺着公爵不備，便一擁而上，一陣刀劍亂砍亂擊，公爵便倒地死了。

這件史事是很重要的。次年，亨利第三自己死了，繼位的是新教徒納瓦拉的亨利 (Henry of Navarre)。居伊茲族本是羅馬舊教的樞柱，自從公爵死後，新教遂乘勢攫握政權，故納瓦拉的亨利得承大統。四年之後（一千五百九十三年），亨利改信舊教。因為巴黎拒絕他信仰新教，他很譏諷的說道：『巴黎也值一個馬斯』（馬斯 Mass 是舊教的禱告）。

第十四章 羅亞爾河沿岸（再續）

從布臘的堡上望過去可以看見百餘個塔樓豎立在宋波堡 (Château of Chambrord) 上，羅亞爾河邊的第三個皇家堡壘。

宋波的治法權本來屬於管理布臘的諸侯的。在那裏本來祇有一間獵宮，沒有什麼重要；後來浪漫的和勇武的法蘭西斯第一即位，這裏便變成很重要的地方了。有一天這位國王在獵宮的窗邊對一位女人說道：『你見不見那邊野草生滿的牆麼？我都要拆去牠們，造一所全歐洲最大最美的皇宮。』他固然不失信，真的這樣做了。大約有二千工人開始動手建造；一個華美莊麗的宮殿便在河邊光地上和寂寞的樹林邊興起來了。這個地點本來沒有別的沿着羅亞爾的城堡好，並且在法蘭西斯的時候，這裏有很不吉的名氣。傳說這裏住着一個有名的黑獵人，他手下有奇怪神祕的馬丁和獵狗。他是晚間的大獵人，穿黑色外套，騎黑色大馬。每次出來，後面總跟着一隊黑犬。

和穿黑制服的神祕馬丁。如果有人衝犯了他們，這人在十二月內一定要死。在秋天的晚間，月色昏暗的時候，打過十二點鐘以後，便可以聽到一陣人的喧鬧聲，馬犬的步伐聲，和鳴角的吹聲。忽然間在密雲層層的底下發出一陣呼喊聲，好像遠處的暴風雨；忽然間又發出霹靂般的叫聲。鄉人聽了便跪在地上顫着說道：『這是黑獵人來了。』

但是雖有不祥的徵兆，這所最高最大的宮殿漸漸的完成了。到一千五百三十五年，宋波便完全造好，龐然的立在羅亞爾河邊；頂上聳着無數的塔樓，敵塔，尖頂，鐘樓，柱子，煙突，圓頂等等；上面都是精細的雕刻，真所謂「石中有詩」了。擺倫 (Byron) 說道：『一個東方的天材好像把日地裏的宮殿偷來藏在這煙雲瀾漫的地方。』

這所奇異建築裏的最奇異的東西是那有名的雙梯。牠是兩個螺旋梯盤在屋子的中央；雖則牠們相互盤着，但是祇有頂點是通的；所以一羣人上樓，

一羣人下來，不會碰頭的。牠們盤繞在一根四面臨空的大柱上，柱中有一英寸半的直徑的管子，從頂頭直通到柱腳。牠的四周圍很平直，如果有人把一塊小石頭擲進去，那末牠會一直落下來經過二百英尺長的路，直達管底，一點也不碰到邊壁。

這盤梯是十三大梯之一，此外還有二百多較小的梯子各處裝着，通到四百四十四間主要的房間。

我們沿着羅亞爾河再上去，便到奧爾良（Orleans）城。這城在英國史中是很有名的，因為佐安阿卡（Joan of Arc）在一千四百一十九年曾驅逐英軍出奧爾良城，所以佐安阿卡又稱「奧爾良之女」（Maid of Orleans）。過了奧爾良，羅亞爾河便繞過索倫涅（La Sologne）大平原，向南面叢山中而去。我們向南走了許多路，沒有碰到一個重要的城鎮。但是兩岸的豐盛景象，很可以顯出法國人民的勤勞。田場，牧場，麻田，花草地接連着播滿在河的兩

岸；葡萄園不可數算。後來我們到了內維爾（Nevers），羅亞爾河便分成兩條。向左流的是羅亞爾，向右流的是支流亞列爾（Allier），也像幹流由色芬（Cevennes）高原流向北去。

水流過了內維爾，便不能航行了。河道漸狹，水流湍急而多泡沫，因為牠已接近發源的山了。那裏有一個很忙碌的鐵廠鎮名叫聖德田（Saint-Étienne）；鍛鐵廠，鑄鑄所和機器廠的上面都豎着黑魅般的煙囪，積塊的黑煙籠罩着大地。但是經過聖德田，空氣又清爽了；光亮的太陽照耀在美麗的景緻上；我們一路過去，只覺一處比前一處更美。有幾處大的山崖直立在快而跳的河水邊，山的周圍滿種着桃樹，栗樹，胡桃樹；他的頂上充滿着落葉松和石松。沿着河再上去，便到勒譜伊（Le Puy），那裏有許多白的房子；向日的山坡上有葡萄園。從勒譜伊走一天或坐一天車子，便可以到羅亞爾河的源頭；離海面有五千尺高，離南特有五百英里遠。

我們剛纔說起的那條亞列爾支河，在內維爾和幹流分流，也是很重要的。一條河；往那裏去旅行是極有趣味的。那裏有一個很有名出水的地方名叫微犀 (Vichy)；每到夏天有幾千的遊客聚集在那裏吃蘇打水。這個蘇打水是從神祕的熱泉裏噴出來的；剛取出來的時候和沸水一般熱，並且發出許多細泡。我們現在已在法國火山區的旁邊。只怕現在使水沸熱的能力就是以前使火山爆發的能力；爆發時期雖然已經隔得很久了，但是熔石還隨地可以找到。

現在我們已到了奧汾涅 (Auvergne) 省了；我們的四周圍以前都會經給火山爆炸得粉粉碎。四面都是小山；以前這些小山都是極可怕的火山。火山口成碗形，碗的邊很高，不過有一處缺口，曾經從這缺口裏流出許多熔漿來，把山下的平原都蓋滿了——種種當時爆發的可怕情狀都可以找出來。但是爆發期是很久了，所以熔漿變成的地現在都長滿了青草，布滿了葡萄園。

和菓園，牛羊在上面很閒散的吃青草。

這省的重要城鎮是克勒芒斐龍 (Clermont-Ferrand)，因為牠是火山區的中心，又有歷史上的陳蹟，所以很出名。一千零九十五年在克勒芒開過一個大會，決定第一次十字軍的出發。那會議的教堂和那主教烏爾班第二 (Urban II) 演講十字軍的臺到現在還存在。他講完之後人民歡呼的幾句話，到今還記得：『這是上帝的主意！這是上帝的主意！』十字軍每次與人交戰，總拿這兩句話作喊聲。

克勒芒是往火山峯旅行的中心點。最高的，一個是譜伊得多謨 (Puy de Dôme)，俯視着全城；遊客至此總得要爬到頂上去，看看四周輝煌的景色。南北二面亂七八糟的豎着火山峯，東西兩面平鋪着兩大平原，平原上綠海碧波，一望無際——都是奧汾涅農民忍勞勤懇的成績。大譜伊多謨的北部有一小譜伊多謨，景緻也非常優美。小譜伊多謨的附近是羅馬遺蹟的名勝地；

在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建造天文臺時，工人掘得許多羅馬遺留下來的大理石，銅器，錢幣等物很多。

從譜伊多謨到譜伊巴黎（Pyt de Paris）峯是很容易的。譜伊巴黎峯因爲有形狀很漂亮的火山口纔出名的；這口深三百英尺，直徑一千英尺，形似碗，滿長着青草，像隻綠色大杯。站在那裏看一羣牛在曾經爆發過的口邊很閒靜的吃草，真正好看。人足經過的地方，現出一層一層的階級來，好像羅馬露天大劇場的座位，很整齊的一排一排列着。

第十五章 坎密紮德教徒的故鄉

我們向亞列爾河上流駛去，不久又到了崎嶇不平的色芬山地，坎密紮德教派（Catharists）的產生地。這教派的產生使法國起了無數新舊宗教的戰爭，法國因之屢次罹血肉橫飛社會破裂的慘禍。

自從南特信教自由的律令廢除後，許多新教徒逃出法國境界；但是在耶

基多克——色芬山中——仍有許多新教徒，因為色芬的農民沒有錢可以逃往國外去；並且他們很喜歡住在高原上，不願意離開。所以他們愛鄉之熱與愛新教一樣。

不久慘殺的事便起來了。政府知道他們敬崇新教，并用新宗教的儀式，就強迫他們改教。他們聚會的地方都給政府找到，新教徒被拘，幽禁在牢裏。有的殺死，有的充軍，有的受肉刑；但是一個也不肯拋棄他的信仰。這些新教徒都稱爲「荒山裏的教堂」，因為他們被政府逼迫，不得不在隱僻的山谷裏，或是地穴山洞裏，或是光山的頂極上，禮拜上帝。

後來這些被捕的教徒的性情忽然變得很奇；他們看見神靈的顯示和諭訓，又預言了許多神祕的事。現在他們充滿了宗教熱忱之外，又添上了盛怒與悲痛。這樣殺剛焚禁過了二十年，在一千七百零二年，這事便發足了；在塔孟德伐 (Pont de Montvert) 的小鎮裏發生了坎密黎德教徒的戰事。

殺戮新教徒的領袖名叫勺拉 (Ochala)，就住在這個地方。他在年青的時候，曾到中國來傳過教。後來他被人暗算，吃了一頓毒打，幾乎死去，幸虧一個本地的窮人把他救活轉來。現在他倒來害別人了。他在達德 孟德 伐的屋子裏關了許多新教徒；拔他們的鬚，燒他們的指頭，使他們吃無窮的痛苦。

後來報警的機會到了。一千七百零二年七月的一天晚上，一隊坎密紮德的教徒掃平這個小鎮，救出新教徒，殺死勺拉。

這點小小的導火線，燃動了大戰事。坎密紮德教徒分散到四面去攻打，決定和他們的讐敵拚個你死我活。這場戰事真是可怕極了。在山凹溪邊兩面開始接觸攻打，正像兩隊強盜或像兩隊野獸。一面是皇帝領着大將小兵，一面是幾千個信新教的山民。戰了許久，不分勝負。不過每逢新教徒被捕，便立時槍決；每次官兵被捕，他們便用種種酷虐的方法以釋胸中積怨。坎密紮德 (Cannisard) 一字是從 Cannis (意即襯衫) 而來，因為他們唯一的衣服就

是他們日常所穿的襯衫了。

山民的人數雖然很少，但是能够抵敵漫山遍野的大隊人馬確是很可驚奇的事。那崎嶇的山路當然幫助他們不少，到一千七百零五年坎密絮德軍隊做完他們的工作，各自分散了。最奇怪的，戰事開頭的情形和戰事告終的情形一樣。勾拉死在逢塔孟德伐，坎密絮德最後的領袖也死在這個地方。官兵押了他到監牢裏去的時候，他突然間跳到橋外，想從河中逃走，不意被官兵手起一槍，死於河中。

但是戰事雖了，殺戮的事卻又繼續了許多年數。在一千七百六十二年一個牧人因爲他信新教，被政府絞死。同年同村上一個無罪的老人名叫冉·卡雷（Jean Carat）給官府用輪子輾死——這是最可怕的刑罰了。這老人是新教徒；他的兒子改信羅馬舊教。有一天他的兒子自己吊死了，官府便說是老人害的，因爲他的兒子改信了別的教。到後來纔證明冉·卡雷是清白的，他

同村的人的反對狂熱原來毫無半點道理。

亞格摩特的小堡壘——就是死水城 (Dead Water) ——是在地中海旁的湖沼旁邊；那裏有一個塔樓名叫君士坦士塔 (Tour de Constance)，做法國女新教徒的監牢約有一百年之久。她們的丈夫大半是富商地主，現在都上斷頭臺去了。這地方很不衛生，所以女犯人死的很多。祇有少數的人能在裏面活幾年。但是死亡雖多，進來的人卻一天多一天；一直到法國革命，從沒有空虛的時候；就是有，也很難得的。

坎密紮德教徒的故鄉，以全體而論，不是一個美麗的地方。荒野光禿的澤地，廣闊無際；崎嶇的石山，雖有時很莊嚴，但常常乾燥無趣，不能引起遊客們的雅興。可是在叢山峻嶺之中，也能找到罕有的佳景：一條小小銀河瀉瀉流着，夾岸肥沃的泥土上栽滿了橄欖樹，桑樹，栗樹，禾穀，青菜，菓樹和葡萄。

但是在色芬河一帶的荒僻地方，惟有一處遊客們到的很多，那地方名叫

科柵斯 (Carses), 出名了沒有幾年那裏有很荒僻很奇特的山洞和經寒暑風雨剝削過的巖石; 在夏天裏這些磯薄的高原上給太陽曬得火一般熱, 在長而可怕的冬天裏都蓋滿了白雪。在科柵斯最特別最有趣的是地下的穴洞, 湖澤和河流; 離地面常有二百尺或三百尺深, 并且都是新近發現的。看了這些地下奇妙的景象, 好像讀了一章神怪的故事。在離地二英里的下面, 走過一個洞又一個洞, 穿過一個幽蔭又一個幽蔭, 在鎂光之下, 真像誤入桃源, 身處仙境了。那條小河直向無窮隱祕處流去, 到那太陽照不到的海裏。

第十六章 葡萄園

法國大概說起來可分成三物產帶: 北部產麥和蘋果, 中部產葡萄, 南部產橄欖和桑葉。但是這句籠統的話和別的定義一樣, 總是不十分準確的。譬如葡萄一物並不限於中部, 北部蘋果樹中也有許多葡萄藤, 南部橄欖樹當中也有許多葡萄藤。可是最有名的葡萄園確是在法國的中部。哥德多爾 (Cote

FOR) (意即黃全坡，在法國東部多山之區，勃艮第(Burgundy)的一部分)的葡萄園是世界聞名的。

你剛到哥德多爾，初見那裏的泥土一定以為不能生好的葡萄的。不但地薄多石，並且大塊的石頭——在葡萄園中也有——隨處可以找到，轟立在地面上。但是這礮薄的泥土中自有一種特別的性質使葡萄這樣豐富甘美。并且他們栽植得非常仔細。

葡萄園的四周圍着很厚的石牆，又長又大；最大的石牆，把十五英畝的葡萄園包圍在裏面。造圍牆最好的地方是山腳下，因為這樣子葡萄樹便可沿着傾斜的山坡一路栽上去，使牠們受充分的日光。再高一點的地方，有幾個土臺造着；所以山邊上一寸一分的地都有用處。鄉下人的勤懇謹慎真是到了極點了；沒有一寸泥土是荒廢的，沒有一根野草是隨牠長着的。他們最主要的出產是葡萄，旁的東西不過是副產物罷了。最好的地點種葡萄，最好的

精力心思也都用在牠們身上。但是葡萄樹中間他們還種着許多菜蔬和小菓子，不過都不妨害葡萄所需要的空氣和日光的。

如果一塊地不適宜種葡萄，他們便種別種東西，像麥，苜蓿，零陵香，甜菜等等。這地方出產之富，能供給許多人口的食用；村鎮房屋密密層層的毗連着。他們的屋子都造得很考究，布置得清潔整齊；每間屋裏有藏酒的貯藏室。

由哥德多爾向北行去，便到一片大平原，橫貫着一條森河的支流瑪倫（Marne）河。這裏有一處著名釀香濱酒。這處的中心是亞拍內（Epervain），是在瑪倫河岸的美麗的谷口，是個很有趣味的城。無數很大的穴洞滿布在石灰山上，裏面藏着幾萬桶的香濱酒，預備裝運到世界各國去。這些穴洞在山中很闊大，據說從一頭走到那頭，要一天的路程哩。

亞拍內在歐戰開始的時候非常有名，因為英國的軍隊曾經在這裏流了許多血，抵抗那可怕的讐敵。一千九百十四年的九月，德兵到了這裏便想直

衝到巴黎去，幸喜英軍到來把他們衝散，從瑪倫河潰退到恩（Aisne）河；巴黎因此保全無恙。

德軍雖敗，但是不免一場惡戰；可憐出香濱酒的美地，到後來都變成斷垣荒場，毀壞到了極點。德國人在戰爭的時候完全變了野蠻人。他們毀壞摧殘並無目的，只是喜歡這樣做和嚇人就是了。焚燒村鎮，劫掠財富，殺害良民，和其他種種極可怕的事情，他們都做得出來；所以現在「德國」兩字變了極不名譽的代詞了。

這些蠻橫德人的眼光當中沒有什麼神聖的。古代遺傳下來的碑坊，未開化的人尚且有點敬意，而他們卻甘心踐踏在腳底下；同時他們還誇耀他們的文化，他們的道德，真可謂不知羞恥。

雖亞柏內不遠有個城子名叫理姆斯（Rheims），那裏有個極著名的神廟，法國的君王都在這裏加王冠行即位大典。這神廟是這有名的古城的光榮。

一個著作家寫道：『在高大莊麗的高塔中，藏着無窮的樂趣；從腳到頂裝滿了雕刻的人體，那樹林般的塔尖很威武的高插在雲端裏；千門萬戶莫不精緻絕倫。內部大而且闊，令人見了不禁肅然起敬，凜然如臨神明；圓柱和拱頂大而且奇；顏色的玻璃現出神祕的光來；窗門的式子玲瓏精巧；堂中布置的東西都呈現鮮豔而又莊重的色彩。那玫瑰大窗發出濃厚耀目的光來，別的窗子和牠一比自然遜色不少了；這濃厚耀目的光都由於鑲在牆上的紅寶石，翡翠，碧玉等等寶石而來；在夕陽下山斜照在這窗上的時候，那種萬條金蛇如火如焰般的光彩，真是想像所不能揣測得來的。』

可憐呀！現在已沒有了。野蠻的德國人把中世紀的光榮的遺跡毀壞，好像是他們戰爭的唯一目的。那高聳的石塔已打得粉粉碎，只剩一堆瓦礫石塊了；柱腳和拱門祇留一點遺蹟給人們憑吊；那毀壞的境象真是再可怕再淒慘沒有了。

現在我們向西南比斯開灣 (Bay of Biscay) [嘎倫 (Garonne) 和多爾頓 (Dordogne) 兩河就在這裏流入吉倫特 (Gironde) 河] 走去，便到波爾多 (Bordeaux) 城。這波爾多是個大而興盛美麗的地方。寬闊的碼頭都造得很精緻，泊滿了船隻。許多船上裝着紅酒預備出口到世界各國去。這酒是很出名的大半產於嘎倫河的兩岸。波爾多附近的鄉間都是貴重的葡萄園，在秋天的太陽光裏，厚牆裏邊發出一陣陣紫色的閃光來。

最好的葡萄園是在吉倫特河岸兩邊，在波爾多和海的_{中間}，地名叫美多克 (Médoc)。有幾個葡萄園的名字我們很熟悉的，因為葡萄酒的名目就依着園名稱的。

在秋天法國的葡萄園不獨是一幅美景，並且是最忙的工作圖。葡萄樹的葉子在微風裏飄出各種不同的顏色來；樹蔭密處掛着一穗一穗紫金色的葡萄。在葡萄樹行列中間，只見人影憧憧，忙着採割。不論男女老小都出來做

工。籃子裝滿了便倒在車子裏，車子裏裝滿了，便推到別處去，搾成酒，將葡萄漿搾出。不十分好的葡萄做成鄉酒，預備自己食用；好的酒好好的藏在瓶裏，賣給商人。所以葡萄園不獨能使儲藏的窖充實，並且能使法國鄉人的錢袋飽裝了漂亮的銀幣。

第十七章 隆德

從吉倫德河口向南行去，便到長而直的海岸名叫隆德 (Les Landes) (意即荒地)。在昔這裏是一個荒僻不毛之地，遍地都是黃沙和水澤，夾着有幾棵松樹和野草。沿着海邊有許多沙邱，每逢比斯開灣吹大風時，這些沙便捲了起來，直向內地撲入，把野草，水澤，和松林都蓋滿。

照這樣子看來，那海沙總有一天把隆德完全蓋滿；但是人們已想出一個法子阻止牠們飛揚。他們種許多海松在海邊上，這海松的根韌而且長，能很容易走動的沙，縛結成堅硬的泥土。人們在松樹下於是可很平安的作工，

不怕飛沙的暴風了。

鄉下人把野草割去，水澤填平，作溝渠，墾沙土，用肥料把瘠沙變成沃地，種麥稻等等植物。可是野澤荒場還能夠找得見，保存着舊時的樣子。

那裏有許多小羊，牧羊人在高蹺上大腳步踱來踱去，因為在這種鬆軟的沙土上，和低濕的澤地上，非用牠們，不能走得快。那裏的鄉下人從小便學會六尺長的高蹺，並且走起來非常精熟。他們跑起來有奔馬一般的快；手裏拿一根棒，預備在極不好走的地方應用。如果他們要立停，便把手棒的頂做座子，舒舒服服的息在蹺上。他們一面看管羊羣，一面織襪子——這是他們鄉下人自己穿的。

除去牧羊之外，他們還有一種職業——就是收集樹膠。這樹膠是這裏唯一的收穫。那縛緊泥沙的松樹，產樹膠極多。收集樹膠的方法，是用一隻杯子縛在樹幹上，在幹上割條縫，樹膠便流出來；這樹膠可以做成松節油。

第十八章 法國南部

過了隆德便見一簇鏈條般的叢山名叫庇里尼斯山脈 (Pyrenées)，是西班牙和法國的天然分界線，宛如堅壁的長城把兩國隔絕得不相往來。山上通道很少，並且所有的路祇能步行，所以惟有牧人和騾夫走走。能通馬車的止有四條，而這四條都得爬過很高的山嶺。

在這條山脈的西面盡頭有一個地方名叫比亞利址 (Biarritz)，在比斯開灣的旁邊。牠是一個美麗的城子，遊客甚衆，在街上我們可以看見皮色黧黑，身體強健的巴斯克 (Basque) 人。這些巴斯克人既非法國人和西班牙人，又不像其他歐洲人種，卻是一種特別的民族，專住在比亞利址地方。他們的來源我們曉得的很少；他們的語言我們也不懂得。他們的身體雄壯，皮色棕黑；頭上戴着寬大的圓帽，腳上穿着草鞋；走起路來像賭鬼。世界上沒有再比這些人民堅忍粗暴的。

巴斯克人很喜歡唱歌聽故事。他們最大的娛樂是詩人的比賽，臨時出題做詩。他們迷信很深，相信惡鬼和巫術；所以他們有許多簡單的故事，最有名的是下面的一個。

從前有一個人和他的妻子很窮。有一天，他坐在十字路口，心裏很悲傷；忽然一個紳士跑過。

『你爲什麼這樣悲傷？』紳士這樣問道。

『因爲我這樣的窮，』窮人這樣回答。

『好，』紳士說道，『你要多少錢，我送你多少，不過在十年之內你要告訴我惡鬼多少年紀了。』

『算數，』窮人這樣回答，心想十年之內定然可以找到許多材料。

那紳士便給他一筆很大的款子，那窮人接了錢快快活活的回家去了。他和他的妻子舒舒服服的住了一時，轉瞬之間十年期限滿了，可是他還沒有

找到惡鬼的年齡。

『你爲什麼這樣憂愁？』妻子有一天這樣問他，『現在我們很稱心了，你還愁什麼呢？』

於是他把怎樣得錢，怎樣害怕十年之後惡鬼的作弄，和盤的講給他妻子聽。

『喔！』她說道，『這有什麼害怕呢。我來告訴你怎樣去找出惡鬼的年齡。你先在蜜桶裏滾一滾，然後在羽毛桶裏滾一滾。你就穿了這身衣服，到十字路口去等惡鬼經過。你見他來了，便像狗一般的爬向他的身邊去，又爬回來，再爬進他的褲襠裏，在他四周繞圈子，然後你便仔細聽他說些什麼。』

他照他妻子所說的做去，果然在十字路口看見惡鬼來了。惡鬼見了這奇異的形狀在他身邊跳來跳去，便驚得呆了，喊着說道：『我已經有一萬歲了，但是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奇醜的動物。』

那人所要知道的都已經聽見了。於是他回去謝他妻子救命之恩，專等紳士來回覆了。但是並沒有人來問，所以他們知道這紳士就是惡鬼。從此以後，他們倆快快活活的過一世。

由比亞利址朝東向土魯斯 (Toulouse) 行來，我們必須經過愉快的加斯科尼 (Gascogne) 的花園鄉。現在我們真的到了南方了，氣候之佳真是一年到底無須害怕暴風大雨的。屋頂都是平的，穀倉的門都開着。凡有水的地方，植物也就很茂盛。花草都有馨香的氣味，菓實格外甘甜有味，那纍纍的葡萄在暖和的陽光中泛出紫金的光來，真是一件壯觀；而牠們出產之富，就是在街上最窮苦的小孩子也抓着一把葡萄嚼吃。凡沒有水的地方，光禿不長半草，植物都給太陽曬死；那紅稜色的石頭，焦烈烈的烘逼在威武的日光中。房屋城牆也因久受烈日的烘曬，無不帶稜黃的銅色。

土魯斯是在嘎倫河邊，以前時有泛濫之患，所以住在低地的人民不得不

向高地逃避；現在卻很平安了，許多貨船在土魯斯碼頭外來來往往。土魯斯有幾隻很好的教堂，商業也很茂盛。

過了土魯斯，向海邊行過來，一路可以遇到許多古的城堡。這裏是卡卡孫 (Carassonne)，藏軍器的地方，四面有很大的石塔，圍牆，堡壘，護堤，水池，炮臺等等保護着，用以阻塞往西班牙去的大道，歷數百年之久不曾被人攻破。在羅馬國存在的時候，這城堡是很有名的；直到現在大炮發明之後，纔失其固有之強力；可是那浪漫莊美的景色，吸引了許多遊客來這裏觀看景色。近海有一城名叫那旁 (Narbonne)，以羅馬的遺蹟著名；但是羅馬人住的大屋子卻不在這裏，而還在東面，相近尼母 (Nîmes) 城。

在尼母有一個極大的露天劇場，和一個極美麗的羅馬廟；這廟雖不甚大，但是牠的簡單而文雅的樣子，令人見了，愛不忍離，讚不絕口。可是羅馬人最好的建築還不在這裏，而在離此城不遠的地方。這就是那加爾橋 (Pont du

(Card) 橫過一個山谷，羅馬人造來通新鮮水入城用的。牠大得很，共分三層，每層有不同數的橋門，層數愈在上，橋門也愈小愈多。頂上是通水管，高出河面一百五十五英尺。牠統是大石頭造成，石和石黏合既不用石灰，又不用水門汀，但是牠到現在絲毫沒有變動的橫着。橋門高聳在空間，和當日新造時一般無二。這種石築工程既大且堅，真可使人驚奇佩服當時造橋人的偉大能力了。

第十九章 橄欖出產地

我們從尼母向東行，經過布羅溫斯 (Provence) 省，便到法國的極南了。那裏遍地栽着灰綠色的橄欖樹，黑色的扁柏；平頂屋子的方格子牆上，攀滿了葡萄藤，大而厚的無花果葉爬滿在園外的籬笆上；灰綠色而又帶點紅色的牛拖着軋軋作響的貨車，在塵煙瀾漫的熱太陽裏，在白路上行走。

倫 (Rhône) 河就在這裏流着；但是我們現在暫且不談牠，趕快到北方人

冬春兩季來避寒的海邊去看看。

沿布羅溫斯的海邊的幾個城鎮，我們是很熟的——譬如坎（Cannes）、尼斯（Nice）、蒙通（Mentone）等，而世界聞名的當然是里維那拉（Riviera）了。那裏最著名的是花園，時時送出一陣一陣的香氣來；樹林裏的大棗樹，高聳在果實纍纍的橘樹上。兼之景色之佳，世所罕見：一邊是高山，一邊是深藍的海。格龍阿倫（Grand Allen）嘗把在翁提布（Cap d'Antibes）小島遠望里維那拉的景緻寫出來道：『從外面看起來，翁提布小島是個狹長低濕的橄欖樹林，但是走到裏邊就見有海有山，再美麗沒有了。東邊有尼斯的美景，西邊有坎的秀氣，北邊橫着雪頂的阿爾普（Alps），南邊環着天藍色的地中海。坐在橘樹橄欖樹和櫻樹底下望那穿白衣的阿爾普山——牠在夕陽光中泛出深紅的顏色——這種趣味在歐洲別的地方所找不到的。』

里維那拉的新建城鎮，我們不必十分注意。牠們都很美麗，有寬闊的路，精

緻的房屋，高大的商店；並且有一個時期，世界上各國的富人很多到這裏來遊歷。可是他們這班人對於山石上的古村一點沒有興趣。

你們一見了這些里維那拉石村，一定奇怪何以選擇這種不便利的地點。有時一間茅屋造在峻嶺的頂上，必須經過一條極曲折的路纔能達到。但是因其是難進去，所以造在那個地方。因為幾百年來地中海中不絕的來了許多盜船；內中最可怕的并且最兇猛的，要算巴巴利（Barbary）海寇，摩爾人（Moors）和背教的人；他們都住在非洲沿海一帶，常到地中海北岸來擄掠。他們來搶劫了不曉得多少次；他們的市上站滿了信基督教的奴隸（指

歐洲人）商店裏充塞了基督教國裏的財富。古史上載道：

『他們竟敢在清天白日，跳上岸來，一點也不怕的四面亂走，有時到離開海岸四五十哩路的鄉間來。可憐這些基督教徒還以為是很平安的，見了他們嚇得什麼似的；於是村舍田禾俱都劫空掠盡，男女老小都給他們拖去做

奴隸。海船上載滿了掠奪來的東西，悽慘悲哀骨肉離散的人們，但是他們做強盜的笑着點開了船很滿意的回去了。』

所以他們造屋在這種險要的地方，也是不得已，沒有什麼希奇的。往往在很小的山頂上，聚着一簇村舍，相互連接的擠着，所以一方寸的不平之土也有牠的用處。山上的石洞都用爲藏窖或驢廄；房屋就造在洞的上面；山洞與居屋的通道是一段階梯。他們不用車子，因爲他們的道路太險削不能行車。裝載貨物全仗驢子背負。

有時雖有寬闊的空地，屋子可以造得很舒暢，但是牠們仍舊築得很緊密。這並不是他們有意要省地面來多種植物，卻因爲地面小了，保護也容易些。所以擠得很緊的許多小屋，好像一所大房子。如果他們要添造一所新屋，他們必在屋內設法；街道也都在屋內，所以全個村莊是一所大房子。屋子的後牆構成村莊的城垣，屋子的前牆——窗門都開在這垛牆上——環向着公

共的內天井。

這些石上村莊遠望過去，非常美麗。內裏住着造這些屋子的子孫；他們都很勤苦，把石礫的山坡墾成肥土。凡尖削的地方他們耙成層土，種葡萄，檸檬，菜蔬，果實等等。最主要的收穫是橄欖。

這橄欖——通稱曰『永生的橄欖』——是法國南方農民的最大宗的生產物。『永生』的稱呼是因為牠的壽命很長。種橄欖樹是很費錢的；時時須澆糞在牠的根上。橄欖每年熟兩次：一在十月，一在四月。採摘的法子是用麻布鋪在地上，輕輕的搖動樹身，橄欖便紛紛落下來。

採來的橄欖放在一個大的壓機裏，把貴重的油搾出。以前這些壓機是用馬驢拖動的，現在大半都改用山泉水力了。這種工作都在暑前做的，所以山上的水量很夠用。

四月裏收穫的橄欖油，質料最好，所以全作食用，渣腳質料惡劣，都用以造

肥皂。平常每株橄欖樹每年可產值十先令（約合中國銀幣五元）的橄欖油；所以布羅溫斯一帶到處是綠蔭重重曲枝密密的橄欖樹；而布羅溫斯農民的大宗收入也仰仗這貴重的橄欖油。

第二十章 倫河上的幾個城

倫河是法國南部的大川，發源於阿爾卑斯山脈；那湍急的深藍色的水流，經過日內瓦（Geneva）便到法境，流下薩伏衣（Savoie）山坡，直達里昂（Lyons）。城和支流梭恩（Saône）河（由勃艮第與佛日（Vosges）山脈流來）會合。在里昂那兩河會合的景象是很有名的。倫河的綠水和梭恩的泥水起先不相混的流着，一邊是綠帶般的清水，一邊是灰色的混水；但是漸漸的混和起來，所以清純閃耀的倫河染上灰色了。

里昂雖是大工廠的中心，但確是一個美麗的城市。法國絲綢工業的幾個總機關就在這裏；在里昂製造的紡織機是世界聞名的。

我們沿着倫谷一路下去，只見山坡上密陣陣的種着桑樹。我們乘着沿河的火車，經過維也納（Vienne），向南到倫河下流最美的地方。叢山峻嶺，變幻無盡，惟各山頂上都戴着雪白的帽子，沖天般高。過了蒙德里馬（Montclair）就可以見阿爾卑斯山脈的最高峯蒙特峯圖（Mont Ventoux）。

從那裏望出去最近的一片肥沃的鄉間，小山上攀滿了葡萄藤；接着便是一塊光光的難看的低山坡，可是那裏每一尺的地都是無價之寶。因為最有名的漢密臺濟（Hermilage）葡萄酒，祇有此地產的葡萄能做。如果割了根，拿到別地方去種，總沒有本地的好。大概是因為泥土和地位的關係，纔這樣的。

我們現在到了奧倫治（Orange）城了。那裏最著名的羅馬大戲院，看客的座位都雕在山坡上，面向着一垛偉大的牆。這垛牆是奧倫治的奇物，有一百一十一尺高，三百三十四尺半長，十三尺厚。全用黑褐色的大石塊積壘而成，

光滑不平的牆面，不像是人工做成的，倒像是天然的崖壁。牠比全奧倫治還大；若兩相比較一下，奧倫治不免相形見拙了。

由奧倫治到亞威農 (Avignon) 沒有多遠的路。亞威農城裏有一所教皇住的宮殿。一千三百零五年，一個法國的主教被舉爲教皇，他就在亞威農設朝視事。直到一千三百七十年，羅馬教皇又在羅馬接位，教堂的統治便分爲二區：法國教皇在亞威農統治，羅馬教皇在羅馬統治；這樣經過四五十年，法國教皇讓步，纔復歸羅馬教皇一人統治。

教皇宮殿的灰色方塔，至今還高高的聳着；殿的四周流着寬闊湍急的倫河。到亞威農來的遊客，一定順便到詩人佩脫拉克 (Petrarch) 的家鄉服克呂茲 (Vaucluse) 來看看的。近他居屋的所在有一個噴泉——就是沙糾斯河 (River Sorgues) 的源。服克呂茲是一個叢山中隱藏閉塞的幽谷，四周包着灰色的石頭。佩脫拉克已死過很久了，可是那個泉照舊不斷的噴着。你

在那裏仰起頭來，只見禿頂的無窮高的大石，好像從火山爆發出來，威森森的豎着。泉水潺潺，積聚在天然的石盆內，成碧綠的靜水。

我們回到亞威農，沿着倫河再下走，便到阿爾茲（Arles）小城；倫河也在這裏分成許多小支，中流橫着一個大沙洲，通稱叫『歐洲的阿非利加』，因為裏面也有紅鶴，火雞，塘鵝等動物，並且可以看見海市蜃樓，宛如在非洲的海邊。

阿爾茲（Arles）城也以羅馬古蹟著名；最主要的古蹟是那偉大的格鬪場，能容二萬餘人，因為阿爾茲在羅馬的時候，是個大而興盛的城。此外有一個羅馬戲院和一個充滿雕刻像的博物院。還有一所古廟，是法國最古的教堂之一。廟中的廡廊上都是完美很古的雕刻。所雕刻的像，精神滿足，雖是十二世紀時的古物，可是一鼻一指都不殘缺；顏色雖因時久變黑，可是一點也沒有損傷，好像一直保存在玻璃匣子裏面一樣。離城不遠有個地方名叫阿麗

斯更潑 (Aisacamps) 以前是非基督教徒喪葬的地方，但是現在已經不用了。從阿爾茲到馬舍爾斯 (Marselles)，必須經過稜色的乾地和一叢低的山，牧羊人吹着口號曲曲折折的領羊到山裏去。我們沒有到馬舍爾斯之前，先到一塊廣大的奇特的平原克婁 (Crœu)；此地本來是多石的不毛之土；但是現在開鑿了一條運河，又有一條倫河的支流都蘭斯 (Durance)，所以泥土已變成肥沃，產米麥甚多。

過了克婁，便到馬舍爾斯，很華麗的站在藍的地中海旁邊，真是一個美的城子。牠因為需要水，便鑿一條很大的運河，用很大的河溝把水從都蘭斯引來；所以街衢旁邊流着小河流，炎熱的太陽下，滿地長着青翠的植物。

在馬舍爾斯的大碼頭前面，有無數像樹林般的桅桿擁擠着。法國有名的文學家賒 (Taine) 寫道：『這是拉丁城中，最興盛最熱鬧的。從亞歷山達拉 (Alexandria) 羅馬 迦太基 (Carthage) 盛時以來，馬舍爾斯一直稱雄於地中

海沿岸，沒有別的地及得來牠。牠始終是航海的要埠。牠由光禿的石頭造成，既沒有水，又沒有樹；牠唯一的美就是蔚藍的海和老勁的石山輪廓。但是城內充滿了活潑快樂的氣象，別墅公館不計其數，咖啡館內裝飾顏色玻璃和圖畫；威風凜凜的馬拖着華美的車子。晚間，夾道栽着大樹的散步路上，電光照耀得如同白晝，噴水閃閃的躍着。聚樂部，咖啡館和露天戲館裏，充滿了人山人海，講話的講話，頑耍的頑耍，各自尋快樂。』

這便是法國南部的大城，牠的商埠是東方財富的入口門戶，也是法國貨品出口的總道。

編主禮應徐五雲王
集一第庫文生學小
(七〇四一一)

警 一 西 蘭 法

France

究必印翻有所橫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一册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J. Finomore

譯 述 者 顧 德 隆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小學生文
庫第一集 第
四〇六
册